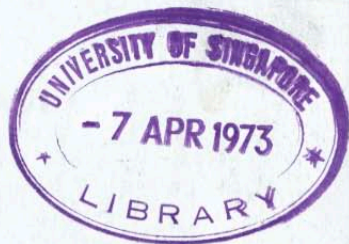


● 二四二期

● 一九七三年四月號

蕉風月干



242

● chao foon monthl



蕉風月刊 一九七三年四月號 242 期
CHAO FOON MONTHLY, APRIL, 1973.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6572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242 期

目錄

翻 譯

落葉哀蟬曲·賴瑞和·4

真理的揭示·蘇辛尼辛·6

四十年代作品介紹

帶路的人·羅 繆·9

梵樂希論詩·唐 滉·15

新詩話·方 敬·18

創作

泥漿·梅淑貞·22

一個單身漢和鎖·小 黑·24

黃鼠狼鈎起的回憶·江起源·31

超級市場·溫任平·35

評論

試論溫瑞安의「結局」·藍啓元·42

論溫任平的「廟」(下篇)·溫瑞安·46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創作

末日·佐 漢·54

父親的聲音，蒼 松·55

心題·何樂良·58

八陣圖·溫瑞安·61

專欄

隱士及喜痞·黃潤岳·72

詩

孤獨三十七行·沈本愛·77

今夜風滿樓·商晚筠·80

影藝

性與其他·寧西沱·83

日本電影節四分之三·邁 克·86

風訊·編輯室·92

封面畫·苗人酬神舞（黃永玉木刻）

賴 瑞 和 譯

Archibald Mac Leish 作

「落葉哀蟬曲」

——美國人談中國詩

漢武帝有一首寫給他情婦的詩「落葉哀蟬曲」：

羅袂兮無聲

玉墀兮塵生

虛房冷而寂寞

落葉依於重局

望彼美之女兮安得

感余心之未寧

以下是阿瑟韋理 (Arthur Waley) 的英譯：

The sound of her silk skirt has stopped.

On the marble pavement dust grows.

Her empty room is cold and still.

Fallen leaves are piled against the doors.

Longing for that lovely lady

How can I bring my aching heart to rest?

我從前的一個學生批評這首詩的結尾兩行時說：「這兩行祇不過是個陳述句子。它本來不應該使我感覺到甚麼，不過在這首詩裏面，它又的確使我感覺到一點東西。爲甚麼呢？會不會是前四行並排的四個意象，給接下來的最後兩行，增加了動人的力量？如果漢武帝祇是說『感余心之未寧』，那麼這首詩就不成一首詩了。」接着，我這位學生就討論那四個意象，說第一行「羅袂兮無聲」如何訴諸聽覺，第二行「玉墀兮塵生」如何訴諸視覺，第三行「虛房冷而寂寞」如何訴諸觸覺，而第四行中堆積門邊的「落葉」如果已經腐臭了的話，它又是如何訴諸嗅覺。

此外，這位學生還注意到，那四個意象都暗示著一種「消失」：羅袂的聲音已經不在；玉墀塵「生」（多生動的動詞），暗示沒有人在那裏走過；冷而寂寞的虛房，曾經一度是溫暖的；堆在門邊的落葉，是去歲的落葉。這幾點都講得很對。前四行詩裏的四個意象，是鏡子似的意象，是我們一眼看下去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下來的意象。因此，這幾個意象本身並沒有甚麼意義。它們所暗示的東西才是有意義的。這四個意象「吸收」著漢武帝的感情，正如空氣被吸，收入真空內一樣。而當最後漢武帝感嘆一番的時候，被意象「吸收」著的感情便併發出來而使人感動。

望彼美之女兮安得

感余心之未寧

正如我的另一位學生指出，「寧」這個字跟在前面四個意象之後，有特別動人的力量。詩裏面所有的事物都已經安息消失——羅袂的聲音，石階上的脚步，房裏的溫暖，去歲的落葉——唯一得不到安息的是漢武帝的「心」。

譯者後記：上面這篇談詩的短文，譯自 Archibald MacLish, *Poetry and Experienc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1), pp. 47-9, 是一篇很有洞察力的分析文

章。美國人能够從一首阿瑟韋理的英譯漢詩中感受到那麼多東西，十分難得。作者麥克里斯是美國詩人兼政治家，曾出任美國副國務卿。

一九七三、三、廿、八打彝

蘇辛尼辛著 方齡譯

真理的揭示

一篇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詞

譯者按：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聯作家蘇辛尼辛，並沒有去瑞典領獎，電訊消息說他怕一去領獎，蘇聯便會拒絕他回國，但是他還是寫了一篇領獎演說詞，這篇演說詞後來由諾貝爾基金會出版了，新聞週刊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四日那一期將它發表，原文甚長，這裡譯出的是其中數段。原題意譯為藝術至上，但據本文內容改爲上題。

有些人也許比我更有天才，身體比我更爲強壯，都已消逝，而我竟能生存下來，這是我的運道。……有些人在沉入死亡的深淵時，已頗具文名，這些人至少還爲世人所知；但是有些人自從沉入死亡的深淵後，即不再被人認識，再也不會被人公開談及，這種人會有多少呢？實際上，根本沒有人想到還能再生。整個國家的文學便丟在那兒，被人遺忘，不僅沒有墳墓，甚至連內衣也沒有，全身赤裸，只有腳鍊上的號碼。……

文學能把整個國家的人生經驗，傳達給另一個國家。……而且，上一代人所凝結的確實的經驗，也藉着文學傳給下一代。因此它變成爲國家的活生生的記憶。因此它保存並引燃了過去歷史的火花，使其不致變形，無從捏造。文學連同語言，便是用這種方式維護國家的精

神。但是，一國的文學如受到權力干擾，則其國大禍將至。因為這樣做，不僅侵犯了「出版自由」，而且閉塞了國家的心靈，把它的記憶撕為粉碎。國家從此不再自我認識，精神的版依被剝奪了，雖然人們也許仍用着共同的語言，但彼此不再能互相了解。……沉默的一代又一代的人們，逐漸衰老終至於死亡，但從未了解他們自己。……作家們註定要在沉默中創造，直到死亡。……

幾百年來，法律曾為暴力訂下了許多規限，但是暴力卻越來越不在乎，現在它揚揚得意地以征服的姿態橫掃整個世界，雖然歷史曾經一再地證明，暴力是毫無結果的，但它根本不放在心上。權力無所不能、正義一無是處——這個自以為是的信念，正掩沒着全世界。采斯安也夫斯基筆下的惡魔，就在我們眼前橫行，騷擾着做夢也沒想到的國家。近年來，到處發生搶劫、綁票、爆炸、開槍的事件，這不啻是惡魔在揚言，他們決心要搖撼及摧毀文明！而他們極有可能得逞。

慕尼黑精神……盛行於二十世紀。人類那不顧羞恥的野蠻性，在二十世紀突告復甦，面對着它的突擊，懦弱的文明世界，除了讓步和謙笑之外，竟找不出與它對抗的方法。慕尼黑精神，是人民在意志上成功的病態，這些人民為求繁榮，不惜任何代價，生死與之。……他們認為，如此一來，他們平凡的生命，或許可以拖長一些……到了明天，你會看到，一切又都如常了。但絕不可能一切如常。懦弱的代價，只是罪惡而已。唯有當我們敢於犧牲時，我們才會獲得勇氣和勝利。

壓制地球上各地區間的消息溝通，還有個不可收拾的危險。壓制消息的溝通，使得國際間簽訂的條約和協定，變成白紙。在一個嘴巴被封起來的地區，不費吹灰之力，即可對任何協定另作解釋，或者更簡單些，乾脆不算數，好像根本沒有簽訂過一樣。……人們的嘴巴被封起來的地區，並不是地球上的居民住的，而是戰神廳下的傑出部隊所住的，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這些人對地球上的其餘地方，一無所知，而且根據着一個神聖的信念，即他們是「解放者」，他們準備前去踐踏這些地方。

聯合國在一個不道德的世界裏誕生，不幸，它也已發展成爲不道德的機構。……：：：：：聯合國對某些國家的自由，刻意保衛，令人嫉妒；而對其他國家的自由，卻不聞不問。對於私人

性的控訴，亦即卑微的、個別的、平凡的人所做的呻吟、嘶喊、懇求，聯合國少加理會。……因此，它把這些人出賣給不是他們選擇的政府，置諸政府的意志下。

那麼，在這個冷酷、分崩離析、瀕臨毀滅邊緣的世界裏，作家的地位和任務是什麼呢？一名作家，並不是超然地對同胞和同時代做一判決的法官，凡是在他祖國或他的國人所犯的罪惡，他都是共犯。如果他祖國的坦克車，狂風暴雨似地輾進外國京城的瀝青路面，染以血跡，那麼，血和瀝青凝成的綠色斑點，便永遠掌摑在作家的臉上。……世界文學已不再是一部抽象的選集……毋寧說，它是一個共同體和共同精神，一個有生命的真誠實在的統一體，反映着人類的日趨統一。

國與國間的邊界，仍然旋滾着焰紅的顏色，由電線和機關槍射出的火花焚燒着。各國的內政部，仍然認為，文學也是他們管轄之下的內政事務……然而，在我們這個擁擠的地球上，根本沒有內政事務可言！解救人類的唯一大道，乃是在於使每個人將每件事都看做是自己的本份：東方的人民，對西方人的所思所想，表示切身的關懷；而西方的人民，對東方人的所作所為，也表示切身的關懷。

我深信，世界文學有權幫助人類看清自己的真相。……除了作家而外，還有誰來下判斷呢？他們不僅要判斷他們那未能成功的政府……而且也要判斷他們的人民本身。人們會告訴我們說：面對着公開暴力所做的殘酷打擊，文學能做些什麼以抵抗它呢？然則，暴力唯有以虛妄為其託身之處，虛妄是暴力的唯一支持。……而作家和藝術家們，卻能够征服虛妄。在與虛妄相鬥爭的場合，藝術最後是勝利的！揭示真理比之整個世界更為重要。

帶路的人

——介紹一本四十年代的詩集

有一天忽然醒來，

燒焦了自己的鬚髮，

往水裡的游魚，天空的飛鳥

得到了啓示，於是

涉過水，爬過山，

拋棄了心愛的鏡子，

開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找尋世界。

翻舊書，在一首詩裡找到了這麼一節。這首詩的題目是「帶路的人」，作者江天漢，也不知是誰，至少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一個青年。

這首詩載在就以「帶路的人」爲名的一本小冊。這是「詩創造」叢書的第一本。我以前讀過，「詩創造」叢書，由第二次大戰後上海一個詩人團體「詩創造社」出版，臧克家主編。關於這個組織立場和出版這些叢書的目的。可以由「帶路的人」的「編餘小記」中看出。因爲這篇「小記」也說明了編者心目中詩人所應該採取的態度，不妨把全篇抄下來，給愛詩

的朋友一看：

「對於這裏所刊載的幾十篇詩作，我們並不存有任何奢望——一個號召，一個標榜，或一次轟轟烈烈的運動；我們祇是在解決了個人的衣食問題之外，還有這樣一份精力，這樣一份熱忱，來闢這塊小園地，供給自己也供給詩友們發表作品和相互對詩藝術的研究。」

今天，在這個逆流的日子裏，對於和平民主的實現，已經是每一個人——不分派別，不分階級——迫切需要爭取的，因此我們認為：在詩的創作上，祇要大的目標一致，不論它所表現的是知識份子的感情或勞苦大眾的感情，我們都一樣重視。不論他是抒寫社會生活，大眾疾苦，戰爭慘象，暴露黑暗，歌頌光明；或是僅僅抒寫一己的愛戀、悵鬱、夢幻、憧憬……祇要能寫出作者的真實情感，都不失為好作品。同時今天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每一個詩人都有他的不同的生活習慣、生活態度，對現實問題的看法也有着程度上的差異。能够放棄自己的階級立場，個人的哀怨喜樂去為廣大的勞動大眾寫作，像某些詩人寫他的山歌，寫他的方言詩，極力想使自己的作品能成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這種好的嘗試，都是可喜的進步；但是像商籟詩，玄學派的詩，及那些高級形式的藝術成果，我們也該一樣對其珍愛。當然我們也需要批評，容許各人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討論，抄魯迅先生的一句話：「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

讀者是最公正的鑑賞者，在這些砂粒裏讓他們自己來覓取各人所需要的純金吧！——「帶路的人」，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出版。叢書規定每月出版一次。編輯者是詩創造社，刊行者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售價國幣四千圓，也不知合今天多少錢，從一本薄薄三十二頁的小書要賣四千圓來看，也可見當時的幣值如何。

這本書的扉頁是一幅黃永玉的木刻「苗人酬神舞」，內容有詩和詩論共三十五篇，除臧克家外，一般比較熟悉的作者還有陳敬容、徐遲、李白鳳、方敬、唐湜，以及上次介紹過的方平。三十五篇中，極大多數是詩，祇有兩篇詩論「新詩話」和「梵樂希論詩」，另外還有一篇相當長的譯詩——英國十八世紀新古典派詩人湯姆斯·葛雷的「歌者」。

在我來看，這本合集跟極大多數合集一樣，內容有好有壞，水準並不很一致。不過這是我個人的意見，而且以當時的環境來說，能够找到這麼多不同的作品，一起出版，實在很不

容易，現在讀來，不能不覺難能可貴。

爲了讓今天的年輕詩人了解一下當時上海詩壇的情況，我要介紹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兩首詩：

無線電絞死春天

陳敬容

人們遊春去了，

隨便攀一枝楊柳，

摘幾朵桃花，

帶回給匆忙的都市——

天空好像忽而更藍了，

更叫人記起生活的苦惱。

無線電絞死春天：

「香格里拉」像條淫蕩的狗

吠過了，於是又帶來了商業廣告：

銀行，公司，店舖，算盤珠

撥了又撥，找不出足夠的盈餘，

填滿戰爭的貪吝的口腹。

燈紅酒綠的夜，到處是喧囂，

喧囂蓋不過馬路上料峭的寒冷。

深夜，黃浦江呻吟，

蘇州河嘆氣，

睡夢裏還有人盤算着

油鹽柴米，担心一早起

報紙又帶來什麼壞消息。

交響音樂

方平

當徐徐的銀棒，從屏息的頂點落下，像第一絲陽光劃破了無限的冥蒼，於是來了鷄的報曉，鳥的和鳴，接着是一片生之舞誦，白日的歌唱。忽然一聲震動，又像是大神的錄迴，聲落在雲端，召來了暴風與暴雨；而，大自然美幻的節奏，既難捉摸，也難領悟這一串空靈精邃的樂語：是訴述星星與星星間，默契的心願，是回溯光影潮沙，印上貝殼的花紋，是禮讚縷縷花紋，一丘一壑一宇宙？在惶惑的驚異中，讓我們却是一樣像海濱採拾貝殼的小孩子，敞着心去交向美與未知：那最單純的信仰。

還有，那篇「帶路的人」篇名既然選出作為全書的名稱，至少也有它特殊的意義，至少有點象徵性作用，所以也不虞重複，完全抄下：

帶路的人

江天漢

我們常常迷失在自己的小世界裏，拾到一枚貝殼，捉到一個青蟲，都會引來一陣欣喜，好像

這世界已經屬於自己；而自己却
被一團朦朧困守住，
翻過來，跳過去，在一隻手掌心裏。

有一天忽然醒來，
燒焦了自己的鬚髮，
從水裏的游魚，天空的飛鳥
得到了啓示。於是
涉過水，爬過山，
拋棄了心愛的鏡子，
開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找尋世界。

路旁石縫裏的一株小草，
懸崖下的一切泉水，
還有那些蹦蹦跳跳的小動物，
都在告訴我們一段經歷，
教我們怎樣去磨煉自己，
從這個起點到另一個起點。

今天我們不會再輕易去歎息：
一朵花的凋謝，月亮的殘缺；
一粒星的殞落，一隻蛋殼的破裂，
都給我們預示了將要來到的一些憂患。
都給我們指點了面前的路，
因他們生命的變幻，

填平了多少崎嶇和坎坷。

領我們到一個新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外的世界。

聽說香港有人已將「詩創造」叢書全部重印，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雖然在我的舊書堆中，這部叢書祇剩下這本「帶路的人」和另外一本方平的詩，單從這兩本書來看，也總覺得當時的詩在整個中國詩的發展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一九四七年前後幾年正是中國近代史上變動最激烈的時代，叢書中所發表的詩，正代表了當時一部份（即使不是大部份）青年詩人對這個轉變的感受和反應。

重翻這本小書，也有另一個感想：最近許多青年朋友跟我談到文藝活動，都希望我國愛好文藝的人能够聯合起來，有一個比較有組織的團體，互相聯絡、交換意見；如果可能的話，也出版一些合集。這個詩創造社和這部叢書，也許可以作為這方面討論的參考。有一點值得討論的是：祇要內容充實，每一次祇出一本三四十頁三十二開上下的小書，又有什麼關係！

梵樂希論詩

近世最大的批評家M·安諾德曾預言詩歌的將來是偉大的，「因為當時間不住前進，在那不辜負自己的崇高的命運的詩歌里，我們這個民族（指英國）會找到一種愈更確定的寄託」。安諾德的時代正是維多利亞時代以後的懷疑時代，一切信條都動搖了，宗教也物質化了，而且唯物主義的發展正要把宗教整個毀滅。於是，詩歌，因為在它「思想就是一切」，將會代替宗教情緒而存在，成爲一切和諧生命的虔誠的寄託。

梵樂希是最近死去（關於他的死，有種種不同的傳說）的法蘭西最偉大的詩人，波特萊爾與馬拉梅的繼承人。他說詩境是由對於一個新世界煥然地覺醒而發生的「一個宇宙的覺識」。譬如一個人在忍受了煩重的工作之後，疲倦地倒在一叢花草中，太陽光疏疏落落從花草與葉子間漏落在地上，風微微吹過像一件少女的衣裳飄過，蒼蠅或蜜蜂忙碌地飛過，繞着甚麼花果在端詳它們的工作對象，一個工人靜靜地走過小徑，一根繩子拿在他手裏，河水發光地流着，雲端裏傳來飛機的恬靜的金屬音，一種靜謐的感覺給人揭開——一個新的世界，這個人的心完全浸在如夢又非夢的恬適裏，這是一個覺醒，一個「覺識」，也便是詩的情緒。用他自己的話說，詩是人類靈魂的「最美好最高遠的飛游」，「深厚的熱忱」，「忘形的

歡欣」與「內心的火燄」的永遠保持，隨時活現而感動他人的手段。他說：「詩人的藝術，達到最高點時，乃是予讀者人生中最神聖的一刻啓示。當讀者全身的感覺隨節奏的和諧而互爲融合平衡時，於是憶集萬事，沉思靜慮，這乃是人生最神聖最偉大的一刻，詩人的目的，是在與讀者作心靈的共鳴，與讀者共享這最神聖的一刻。」

梵樂希對於所謂浪漫主義的詩的概念有過許多駁正。他首先聲明人之所以爲人，是在於他能運用意志與才力設法恢復挽救一切重要的東西，使不致受「自然的摧毀」。浪漫主義者常把詩境與夢及幻想混爲一談。夢與幻象是「自然」的東西，有時可以含有詩意，但不一定是詩境。詩是情緒與思慮的和諧與洗練的提物，它主要的是意志的作物。偶然發生的自然的詩與必須經過人工的整飾才能成爲豐富的作品。現代的詩與十九世紀的詩不同，它是自覺的，它是思想與情感的交互表現，甚至是思想的感性的表現，多少帶有一些智的成份。詩是一種人工的藝術，以各種工具「喚起詩境，復現詩境，給詩境以永恆悠遠的形式，並從意識的思索裏恢宏其境界」。所以詩人並不是一隻可以不顧一切的高歌於雲霄裏的雲雀，他只是一只蜜蜂，一個工作艱苦的工匠。他必須與「變幻萬端混淆不清的藝術素材掙扎，逼着去焦思苦慮」，對一切文章論理的成份如邏輯。文法都要予以充分的注意。「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的浪漫主義的觀念實在是要不得的。

他不滿意於浪漫主義的靈感的觀念。詩人並不能驕傲於自己的靈感，却把自己貶爲一個一剎那的媒介物，一個最簡單的工具。詩之所以能蘊蓄一切精華於其繁複的內容及完美的創例中，給讀者一種最強烈的奇異瑰麗的印象，就是因爲它是一種深思熟慮的結果，「一種智慧與毅力造成的大建築」，「一種意志與分析力的產品」。詩是精力瀰漫，或精力的最大集中的高尚的發揮。詩可以是自我表現，自我體現，也可以是自我認識，自我分析，但「僅對於我們自己有價值的就是沒有價值的」。詩人必須從靈感的喜悅的金砂裏揀出那些醜惡與瑣屑的東西，洗練淨化砂礫裏的金沙，才能得到純金。詩固然是情感的表现，但「自然」的情感必須經過人工的淘洗才行。「藝術唯一的目的及其技巧的評價，是在顯示我們一個理想境界的景象。人們若得到這個境界，他必能毫不費力地在他自己的本性與我們人類的命運上，自然流露出一種至高無上奇妙完全的表現」。這裏的「毫不費力」實在是精力集中的結果，

是瀰漫着精力的凝結的「自然的流露」，它本身是人類的工力，而不是「自然」的產物。

詩的散文化與散文的詩化是目前最流行的傾向，這兩種文體（自然不僅僅是文體的問題）在目前中國文壇上有着合流的傾向。關於詩與散文的區別，梵樂希告訴我們 Malherbe 有一個很好的譬喻：散文是走路，詩歌是跳舞。走路的意義在於它自身之外的目標，達到目的後，它自身（動作）就消失了。跳舞的意義却在它自身動作之內的旋律與情緒，完成目的之後，它仍然存在。「詩的本身能顯示出詩的形式，並能激動我們的心靈構成原有優美的詩境」。他自己告訴我們：「設想有一個鐘擺搖動在兩個對稱點之間，我們把詩形的概念，音韻的力量，節奏的鏗鏘，以及於我們心弦上所激動的影響等，都聚集在這一個點上。我們把詩的『內容』或『意旨』的智慧的效率，不同的幻象，各種的情緒，却集聚在那一點上……當你誦讀詩歌而正與神聖的語文互為交響的時候，你正如同普通談話一樣，由聲會意，由語義而入內容，但不久，這生動的垂擺把每行詩回擊在語義與音樂的出發點上，如此則詩旨的表現祇能從詩式中呈現出來，因此在形式與內容之間，在聲音與意義之間，在詩與詩境之間，乃成立一個價值與力量相等的擺動。」詩人必須用心尋出一種心上的音樂似的特殊的語言，聲音與意義能够相互啓示，相互激發，二者融合無間的語言來表現「這種在印象與表現二者中間之和諧的交錯」。依梵樂希的說法，詩歌與散文的分別是生理上的，散文把我們的注意吸引到身體以外的世界上去，或者，它只引起了我們的內心生活的幻覺，但詩歌却是直達我們身心全體的，它「以音節來激勵我們的筋肉的組織，舒放我們語言的本能，並發揮鼓動使之表現到最高極度，引示我們到一深遠宏博優美完好的環界，因為詩的目的乃是在喚起人生最高的一致與和諧。當這種最高的一致表現時，我們雖有極熱烈的情感在燃燒着，這情感也不能使我們失掉一切能力。」反之，這些能力（在散文裏，因為幻想的生活與身體的生活分離，心與身的分離，這些自覺的一致的能力是失掉了的）更集中了，更凝結一致了，我們當更能清明的覺醒的意識與更大的自覺的意志力。

附註：括弧內引文皆為曹葆華先生譯文。

新詩話

真的神往的心

「呼喚血與汗的，歌頌酒與女人的，賞味幽林與月明的，都要有真的神往的心，否則都一樣空洞。」要寫詩，首先就要有真的神往的心。詩人內心遇有強烈的衝動，生命的激盪，情感的燃燒，不抒發出來好像就活不下去似的。「但覺高歌有鬼神，安知餓死填溝壑」。這是詩人創造的熱狂。要有一份真情，一分融和生命的熱，才有一分詩。

一下打入腦筋

樸實，具體，直接，自然，真純，開門見山，直截了當，「一下打入腦筋裏」，是史詩與民歌的優點，荷馬如此，詩經如此，魏吉爾與密爾頓就不大能如此。所以「依尼易德」與「失樂園」雖稱史詩，但在「史詩」之前還得冠上一個「Literary」。一切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忸忸怩怩，做做作作的東西，縱然技巧多麼高，也不會是上品，讀起來令人着急，摸不着頭腦。

百鳥圖

我外祖父家從前有很多名貴的字畫，有幅「百鳥圖」被他們視為祖上的家珍。畫上有一枝什麼大樹，一百隻小鳥。「春天掛上這幅畫，樹上的花都開了，小鳥都在飛，一切都是春天的景象；到了秋天，樹上的葉可都掉了，鳥都歇在枝上。這畫因時而易，完全像活的一樣……」外祖父愛捋着長鬚，津津有味地對我們這樣誇耀着。我却疑心怎麼會有這樣神奇的事。這幅畫平時是難得有眼福看到的，除了婚壽典在正堂掛了一下而外。因此，我也只見幾次。在春天看也好，在秋天看也好，那幅畫却始終如一，並沒有甚麼變化。因為我當時年齡還小，不懂得甚麼，對外祖父的話更是納罕。有一次，我竟大膽問他，「百鳥圖我春天看過秋天也看過，爲甚麼鳥飛着的總是飛着，歇在樹枝上的總是歇在樹枝上，秋天葉子不落，還是開着花，並不像你說的四時不同呢？」「孩子，你還小，你的眼力還不够，還不够！」外祖父笑笑迷迷地說。

這樣，「百鳥圖」在我心裏一直是個謎。

外祖父早已去世，他家已完全破壞，那幅畫已不知上那裏去了。但是，現在我倒能照自己的意思來解釋那個謎，雖然我對於畫仍然是個眼力不够的外行。那幅畫，我想，也許出自一個藝術巨匠，不同凡響，畫得入神，栩栩如生，動人極了，在觀者心裏產生一種藝術的效果，外祖的讚賞無非是說它具有生命與活力。藝術之所以爲藝術的要訣也就在此。

我們知道，一首好詩，也就是一幅「百鳥畫」，要有跳躍着的生命，永遠活着的東西。詩裏面躍動着的是心，是愛，是恨，是熊火是戰鬥，是不可磨滅的生命！

十年如一日

俗語說：「要得工夫真，毛鐵磨成繡花針。」然而，有的人專憑一點「靈感」，賣弄一點小聰明，偶爾拈得一兩行警句雋語，便沾沾自喜，忘乎其形，詩之來好像是自天而降的「瑪拉」，沉默十年才寫一行詩便算天下最了不起的大事。其實「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當然尤其應該從擴大與深入生活着手，功力不够，勉強做不到的。寫詩應該有十年如一日的健勁，苦吟的杜甫不好是值得我們取法的老師嗎？

詩人的課題

常人看不見感覺不到的，詩人看得見感覺得到。詩人應該有一雙無所不見的眼睛，銳敏而深刻的高能的感觉，並且能够響應一切時代的聲音。

常人看得見感覺得到卻寫不出，詩人不但能够看得見感覺得到而且還寫得出，因為能獨具隻眼，會畫龍點睛，點石成金，打蛇能打着七寸，畫虎畫皮又能畫骨。詩人會運用創作方法，深知創造的真諦。

詩人還要敢說，敢寫，因為他應該是個大勇者。

這些都是從理論的鍛鍊，藝術的修養，對現實與人生的體驗認識獲得的。這些都是詩人日常的課題，也是詩人終身的課題。

內容的生命是無限的

爲了表現才有技巧。形式是有限的，內容的生命才是無限的。我們唸好的古詩和新詩，免不掉有年代、國度、文字與形式的隔膜與困難，爲甚麼它們還是能感動我們呢！那是因爲他們有內容，永遠活着的內容，內容的無限的生命。這並不是說否定形式。當然，再好的內容也要靠形式去表現。形式是爲了完成內容的創造應運而生的。內容可以創造形式，但絕沒有形式決定內容的事。

特定的詩

有種特定的詩，定性的主觀情感，加上定量的現實，行句七長八短，一定要流露出一個狹隘的系派的氣息，於是便會得到特定的批評家的叫好。其實這種詩不過是糾纏在湖邊的拖泥帶水的蔓草，自身並沒有甚麼生命，全靠一陣渺茫的風吹着它動。

做母親的精神

世間沒有不是母親生的孩子。況且，孩子不會從膈肢窩生下來，而必然得一定要經過「紅門」。這使我想起希臘神話裏的司智慧、學術、技藝與戰爭的女神阿塞娜（Athena），她是宙斯（Zeus）與米蒂斯（Metis）的女兒，在她之前，宙斯把她的母親吞掉了，她後來從宙斯的頭裏鑽了出來，作戰爭的號叫，穿着全副甲冑，這畢竟是神話。在詩的創造上，絕對不會有這樣事。沒有做母親的那種受苦難的偉大精神，就不能做詩人。

把光獻給世界

新詩向來是個冷門。抗戰早期，走了一點鴻運，但也不過曇花一現。書店總不大樂意接受新詩集，而印新詩集的也很少不倒霉的。現在整個文化都受了惡勢力的無情的摧殘，新詩不用說更是遭殃。真正的詩人要忠實於人類，於理想，於現實生活，於自己，與一切假的醜惡的壞的黑暗的都不相容，與凡俗的榮利絕緣，因此，也就往往不見容於世，不見容某些人。他應該勇敢地負起人生與詩變重的十字架，不畏失敗，攻訐，仇視，迫害，而用真理與意志的鑽石把現實的頑石敲出火花，熱誠的把光獻給世界。

梅淑貞

泥漿

那夜我和我的同伴走在一條僻靜的小路上，路燈昏濛，像一隻隻熬夜過度溢滿了淚水的眼睛。小路的左邊是一片高低不平的爛草地，而右邊却剛好相反，是一大片保養得很好的足球場，有時也作射擊場用，射擊公會就在這裡附近。在昏暗的燈光下我能看得如此清楚是因為我曾在日間時候在這條小路上往返多次，我對這邊的環境實在太熟悉了。我還知道在足球場上常常停留着很多巨型的烏鴉。我總覺得奇怪，爲甚麼那些烏鴉要飛到這個地方來，這裡附近又沒有人家居住，當然也不會有牠們所愛吃的腐爛食物。

我們剛從「A與W」吃完冰淇淋出來，「A與W」就在小路的盡頭。我的同伴一面走一面還對那邊的冰淇淋稱讚不已。我默默地走着，抬頭看天，天上的星辰又冷又速。後來我注意到有兩個黑影正從我們走的方向走來。我對我的同伴說：

「這邊的生意真好，看，又有顧客來了。」

「你怎麼知道他們是顧客？」

「一定是的，憑我的直覺。」

我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到了只剩下三四呎左右，借着昏黃色的燈光，我看見他們原來是兩個年輕的女孩。其中一個突向我招手：

「嘿，還認得我們嗎？」

我定睛一看，原來她們是我中學的同學，自從畢業以後就沒有再見過面。然後是一連串的你好嗎我很好現在在做些甚麼的話，到這時我才發覺到我的同伴不知在甚麼時候已經靜悄悄的離我去了。我們親切地握着手，彷彿時光倒流了幾年，讓我們又回到過去去。糟了，我却已經忘記了她們的名字，剛才只認得她們的面孔，但又不好意思開口問你叫甚麼名啦，忘記別人的名字是很不禮貌的事。我們笑着說着，我始終記不起她們的名字。接着我發覺到她們的臉皮竟像古老的石灰牆般一片一片的剝落下來。我驚慌不已，連頭皮都皺了起來。我試圖掙脫我的手，但却被她們緊緊地握住。我的脊骨都涼了。我掙扎得越厲害，她們也就握得更緊，並發出咯咯咯的笑聲。我企圖呼喚我的同伴的名字，但却擠不出一滴聲音來。我已驚慌過度，噁了。到這個時候，她們的臉皮已經脫落殆盡，只剩下兩團模糊的泥漿，在昏黃的燈光下黏稠地抖動着。

某地彷彿有人在呼喚我，聲音極哀。

一個單身漢和鎖

242 期 (後)
1973.04

我從太陽底下回來。

太陽這樣烈，雖然坐在車里，臉還是黑了半邊。

熱死了。

抽出鑰匙開門。但是插得太快，竟然穿到另一邊去。

這真是一個荒唐的門。

每次都要特別小心開它。要不然，鑰匙被卡住，轉不動了。或者，就像現在，直透鎖的那一邊。給它氣死了，也急死了。有時候我的脾氣好，還覺得真好玩。有時候，哼，索性讓它留在那裏，掉頭走開。不管是從外面回來要進屋里小眠或者有事要出去，都全部取消。

就那樣等到我的守寡的房東太太發現了，把門弄開了，我才進去。或者出來。或者我那個一直陪着她媽媽沒有出嫁的房東小姐好心的爲我打開它。

我的脾氣是真的很不好。真糟糕的。

今天我的脾氣還算好。

我細心的把鑰匙抽出來，再插進去。

但是到底弄出來幾聲滴里答拉。

鐵門後有一扇木門。房東小姐果然聽到了。

「Cat?她說。給絆住了。」

噢。我漫不經心的應她。

我來幫你。我聽到了兩聲踏踏的拖鞋聲。她果然已經走來。但我已經成功了。

謝謝妳啦。我弄開了。

木扇門開了，她就站立在我的跟前。她本來有我這麼高，但是屋內的客廳舖得比屋外高幾寸，我居然就站在她的鼻下。瘦削的臉，都是紅紅的青春豆。她的頭還是那個鷄窩，亂蓬蓬的。還是那身撒邊的睡衣褲。

突然發覺，她更瘦了。老了。

放學啦？她的眼鏡聳動一下。那雙眼睛，似睜未睜的。眼鏡框已經發黃，有一邊鏡耳還是用樹膠圈縛接起來的。

噢，我說。

唱機在旋着一首交響樂。她手里有一個很老的玫瑰封套。又是這一首？我說。跳上了樓梯。

那首討厭的交響樂。一聽就怕了。

——沒有信？我略微大聲的問她。

她沒有答我。大概是聽不到了。

我用力的把房門推開又關上。呼。大概她又罵了。管她。

桌子上有一張請柬。

但是果然還是沒有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天沒有信了。應該是了結了吧？

奇怪我的心竟然能够這麼的平靜。出奇的平靜嘛。

一點感覺都沒有。

要說有嘛，就是空空洞洞的一點感覺都沒有的感覺。

窗外的芒果樹，年紀輕輕的，就生了好幾十個芒果。這個世界好都到處都有很會繁殖的東西

的。怎樣想都想不透。

熱天氣。一點風都沒有。

除了衣服，我便倒在床上。想閉目養神一會。想起也許還有一個蘋菓，又起來。

果然是有一個。還冰凍的呢。一定是房東小姐早上我出去時拿去凍的吧？

還是她媽媽？

總之是她們兩人中的一個就是了。她們待我真不錯的。可是我說我要搬了。

我的全事常常說：這樣的房東太太，難得難得。你怎麼捨得搬呀？又幫你整理房間，又請你吃飯。還有一個女兒待字閨中。又有一幢房子。Aey，交正桃花運囉。你——好——自——為——之啦。

哈哈，笑話。

又不是沒有吃過葷，老處女也要咩？

這一班朋友總是這樣，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總得要有一張公開性交的證書，才敢做那一回子事。

真是好笑死了。

又是一張請柬。紅請柬。龍鳳呈祥。哈。

寄請柬來給我，不是笨瓜，就是冬瓜。我從來就不去管結婚請柬是誰發的。好像現在桌子上這一張一樣。拿起來，如果心情很好，就用剪刀剪一個「死字」。要不然，手掌一合一開，揉成一個紙團丟進字紙簍里，算了。還管是誰發的？橫豎請柬還沒有來，我早知道它的來處了。總之，全事間，朋友間，老早的自然會這樣免費為那一對笨拙的夫婦發請帖了，還須要這樣累贅的去發誰發的嗎？是不是？

買一份禮物，恭喜他們已經獲得這個已經死了的社會制度公認他們是可以性交了就算了。還要做甚麼多餘的事嘛。

我從來就不為這些鳥事情操心。

能够躺在床上啃蘋菓才是一件開心的事。把它咬碎了，聽那些汁滋滋的流出來，或者閉上眼睛胡思，亂想，或者甚麼都不去想。才真是我想要的。這其中真有莫大的快樂呢。

這種單身漢的生活，真逍遙死了。怎麼能不迷戀？怎麼捨得就去結束它呢？

所以小百靈來信說她媽媽提起那樣醜陋的討厭的事兒時，我就這麼告訴她。

我們可以住在一起。我說。但不要結婚。我是說我要的是和結婚相反的，那些鳥人所說的全居。我討厭那種我們這個社會的結婚法。我的結婚的心又是建立在兩個人的愛情上的。而不是那種買賣的簽合全式的註冊法或公開的宣佈法。我相信我們的愛情不會死。那麼我們就可以一起住到我們死了，愛情也死了的時候。而不要甚麼合全。萬一我們的愛情死了，就分手好了。還要買了一件東西，覺得不愜意，退貨，原金奉還那樣，才是好笑死了。

我不做。

小百靈說你不答應，媽媽要生氣。

我說生氣就生氣好了。

所以一連九天就沒信來了。

這實在很荒唐嘛。是不是？

小百靈的媽媽真狗眼看人。她以為我會吃了小百靈然後不認賬，我知道。而且，她也一定怕死我來這里會搭上另外的女孩。拋棄小百靈。哈。哼。這樣的事情，我自己也看過很多很多了。我的朋友就常常鼓勵我在這里另起爐灶。可是，我會這樣嗎？我能嗎？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和小百靈做過那回子事呢。

如果真要簽合全，然後性交。不就是在做買賣嗎？真要這樣，我倒不如去峇都巷的淡紅燈光里找一個女人抱抱更好。也許她快樂起來還可以給我一兩個新玩意呢。可是我就是不要這樣嘛。要不然早就去了。這有甚麼稀奇大不了的事？我讀了《S》的時候就會經和另外兩個朋友去旅社找過一個。那時候我們都沒有太多錢。而被窩底下那一陣子的騷動硬就是不能抗拒得了那種自然的要求的衝動，就三人湊上了錢，去了。在板城牛干冬路的一間小旅社。我們三個等在門後。她來了。一個好像，好像我目前的房東小姐那樣的女人推開了門站在我們面前。她還沒有脫衣，我們就衝上去。塞了她一塊棉花。然後就摸呀捏呀親呀的，弄個不停。（她已經又老又醜了。醜得沒有人有。）我出的錢最多。所以，那一回事當然就由我來做。我甚麼都不會。本來以為可以好好的玩一場的，誰知道一下子就軟了。他們兩個站在旁邊等沒有東西看，氣死了。一直罵我。

我從此以後就沒去那種地方了。

所以你說結婚典禮有甚麼意思，是不是？誰知道那個披着白紗的女郎是否真的是新娘？不是？

腳舉得太高太久，酸死了。

其實人真的是不可理喻荒唐透頂的。

人本來就像蒲公英。隨風飄蕩，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紮根。發芽。再結另一朵蒲公英。再繁殖在另一塊土地上。

麻煩死了。

做人已經很無可奈何了。還這樣優優的去生幾個小東西再生幾個再生……

噯。

蘋果已經啃完。只剩一截快要變成黃銅色的核心。五個小孔，五顆種籽。那個樣子就像一個終年不刷牙的老頭子，突然張開嘴給你看，嚙死了。本來是多麼可愛的綠油油的一個蘋果，啃完了竟然有這麼醜惡。

我把它一揮，就丟進了字紙簍。

隱約的可以聽見沖涼房里沙拉沙拉的。一定是房東小姐在沖涼了。

索性就多躺一會。那件大毛巾覆着我的臉。可以嗅見自己變了質的抓狐臭味的。那麼刺鼻。可是，又不想把它拿開。

牆上那幾個女孩冶蕩的笑了。我不知道她們爲甚麼那樣愛笑。而且愛在我睡眠時偷偷的進來。每一個月我都得在被窩底下摸索一會了。弄得第二天早上總是疲倦的開車去教書。

不知道房東小姐可有這樣？

——一百巴仙沒有吧？

女人和男人，不管如何，總是不相全。不平等的。

一個男人，已經三十三歲了，還未結婚，也沒有人講我甚麼。

可是房東小姐也許三十未到吧，我的許多見過她的事務就已經拿她來開玩笑笑了。

老處女總是心理變態的。他們常愛說。

哈。老處女？

小心她騷動一來，晚上讀進你的被窩里呢。哈哈。

哈哈。

我站起來移步到窗口，向下探望。那五條晾衣服的鐵綫，竟然空空的一無所有。今天竟然一無所有。三角褲。粉紅的底，白色的碎花。或者米黃色。還有肉褐色的乳罩。每天總有幾件夾在那些有花邊的襯裙呀沙籠呀之間，飄呀飄的。可是今天竟然一無所有。

今天的太陽也許太大，早就晒乾收起來了？

我知道她喜愛戴特大型的杯狀的乳罩。其實她的乳房並不很大。我還記得的。女人真是一種誇張型的動物。

不可思議的女人。

沖涼的聲音已經停止了。我圍起了那件大毛巾，就向沖涼房走去。

沖涼房的搭一聲，房東小姐走過來了。她裹在一件淡藍色的毛巾里。臉上的笑有點靦靦呢。她的頭髮有點兒濕。那個胸脯居然那麼白皙可愛。而且本來不很大的乳房，居然有一道頗深的乳溝呢。

我以前居然會錯過！

有兩顆水珠突然從她的髮滴落在那個美麗的胸脯上，徐徐的滾進那道溝里。

我突然發覺，她是這樣的性感！

不可思議極了。

蓮蓬的水浙浙瀝瀝的噴下來。流過了我的髮。我的頸。我的胸膛。流過了全身。不可名狀的快感便漾起了。

那個白皙的胸脯。兩顆漂亮的水珠。我的手輕畫着頸和胸。就是很奇怪的忘不了。

我已經不能控制自己。

終於打了一次手槍。這半個月來的第二次了。

那個微沾幾點水珠的鏡子里的男人才回復了正常的神態。但是他的兩眼已經充滿惘然。

我還是十四五年前那樣的不用。洩氣得太早了。

她的眼睛微闔。口微張。她的慾念給我逗起了嗎？

我不知道。但是我很頹喪。也很羞愧。

對不起。我說。

她無語。

我很難過。我說。

她還是無語。

不過這樣也好。我們沒有做錯甚麼。是不？我說。

她嘴角掛着一抹笑。我猜不透她的意思。

我們當然都沒有錯。不過我是有點失望。原來你也並不是一個有甚麼特出的人。她說。

她裹住自己，走出我的房門。

我還記得的。

我伏在床上哭了起來。

口渴極了，我推開房門，朝廚房走去。

我拉開了雪櫃，手已經顫抖異常了。水杯碰着瓶子，叮叮噹噹的發出幾聲怪異的聲音。

媽媽不在嗎？我說。

Aey。她的眼神居然有點挑達。

怯感稍退，我的野性已經萌芽。

上次——媽媽沒有發覺麼？

你害怕了？嗯？她說。你並沒有傷害我甚麼。你不能。

我沒有開口再說甚麼。把杯子放在桌上，便繞到她的背後去。裝着要看她背後的日曆女郎。

突然由背後把她摟着。

給我第二次，嗯？

她推開我，顯然她已經微怒。

但到底她還是和我上了樓梯。躺在我的床上。

我還是失敗了。

事情過去。

我突然想起小百靈。愧疚一下子爬進我的胸懷。

她提了一件毛巾，裹住自己，就推開門，出去。

我對着天花板的那一片空，發呆。羞愧無比。我失敗了。澈底的失敗了。

黃鼠狼鈎起的回想

1

我家右側的對面有一間旅店，旅店的屋頂有一隻瓷製的公鷄，遠遠就可以看到。

小時候，那隻公鷄是有着太多的傳說的。每當在嬉戲中間歇，抬起頭仰望時，我們都堅持着自己對它存在的解釋——因為那些解釋都是父母或兄長告訴我們的。那時候我執着的理由是從大哥口中聽來的父親的話：「因為以前它的屋頂突然來了很多螞蟥，屋子的主人就放那隻公鷄上去嚇跑牠們。」

我很少見過旅客走進這間旅店。旅店樓上的窗口通常都是緊掩住的。它的門口常有一位年輕的女人毫無表情的站着，有時眼睜睜的靠在門緣上，不知道在想甚麼；有時却露出硬澀的笑容去攙過往男人的手臂走進旅店去。通常，同一個女人是不會在那個地方出現太久的，她們常常在過了一段時期之後就被替換了。

2

十年前，我九歲的時候，旅店對面的巷口有一檔冰水攤，攤主大約四十歲，大家都叫他烏龜頭。他最愛玩鳥，攤子上常常掛有三四個鳥籠，空閒時就逗着那些鳥兒唱歌。

烏龜頭的常客都是附近的工友，一空閒，大家常常聚在他的檔口聊天。小孩子在的時候

，他們談鳥；不在的時候，好像不只是在談鳥了，他們不時朝着對面吹口哨，然後互相詼諧的發笑。

有一次，我在他的櫓前停下來喝水，他的嘴巴正湊近亞狗的耳朵低語：「……：對面那個才十八塊……肉還緊緊的……。」

烏龜頭的形象在我小時候的心靈裡是很奇特的。他的櫓口除了常常掛有幾籠鳥兒外，不時會有一頭被鐵鍊繫着的猴子，一條曲捲在鐵絲籠內的我叫不出名字的蛇，或一隻大龜、幾隻水鼈之類的小動物。我那時候就一直迷惑不解：爲甚麼既然烏龜頭有那麼多的錢來買動物，還要推一輛三輪車子出來賣冰水？

有一天，我耐不住了，冒着被亞狗嘲笑的危險，低聲向他發問。

「噯！人家的 Tubang 你們小孩子懂甚麼？我問你，你有看過他養着一隻動物幾個月不放手嗎？噯，你們小孩子懂甚麼？」亞狗講到後面索性閉起眼來，揮手要我走開。

我實在不明白 Tubang 指的是甚麼，可是又不敢不走，呆在那裡再向他發問。

3

烏龜頭是在幾個月後失蹤的，事件的發生顯然是爲了一隻黃鼠狼。

那是一個昏沉沉的下午，我正坐在他的櫓口的小檣子上聽那群工友閒聊。他一直在埋怨着那個陰涼的天氣，不時望着那群高聲談笑的工友在皺眉頭。

不久，那位常常載動物來的矮子張來了；遠遠就按着腳車鈴，一直來到櫓口還响着。

「哈哈，生意好嗎？今天有隻 musang，要不要？」

我好奇的眼光剛從他的車架上的鐵籠子收回來的時候，矮子張已經捨了腳車，正朝着巷子另一邊奔逃。烏龜頭的手上操着他那把剖椰子的巴冷刀，嘴裡粗聲吆喝、詛咒着，因爲罵得太急，結果甚麼也聽不清楚。矮子張一面跑一面轉回頭來大聲的申辯，可是都被烏龜頭的叫喊聲壓下去了。

亞狗他們四五個當然驚愕，可能因爲烏龜頭手上有刀子，他們都沒有跑上前去勸解。亞狗擦着腰；黑皮抱着雙肩靠在牆上；亞標臉色蒼白，東張西望；亞毛的嘴巴張得大大的，那

隻手顯得非常忙碌，可是又沒有打定主意要幹點甚麼。這時候，烏龜頭和矮子張已經變變雙雙進另一條巷子，看不見了。

「他媽的，活該！明明知道人家最 *particular* 這個，他媽的那矮子又偏偏載來。他媽的，給他砍傷是白白的。」

大家聽亞狗這麼一講，都默默點頭，覺得矮子張是罪有應得的了。亞標的臉漸漸的從蒼白又轉紅潤起來；亞毛已經合起他的大口，把他的不自在的手交叉起來，搭在胸前。

然後黑皮講話了：「是嘛，我們喊他烏龜頭他時都要不高興。幹你那！矮子載黃鼠狼來賣，到底算是甚麼意思？」

「我講一句你不要生氣，如果有人送一隻烏鴉給你，我想你一定不會對他客氣的，何況是烏龜頭性情這麼烈的人，你說是不是？」亞標向黑皮滋着牙齒笑問道。

「那當然！如果恁伯沒有好好幹他一下，恁伯就是沒有子的。」黑皮高聲答道，把握十足。亞狗突然記起我了，向我喝道：「人家在這裡殺人，你還不趕快回家，不怕死啊？」

我匆匆跑回家去，可是心裡一直掛着烏龜頭的事，不時從門裡探出頭來朝他的檔口望。烏龜頭終於回來了，氣呼呼的，他那略為肥胖的身體都是黑豆大的汗珠。那把沾不到血液的巴冷刀，不時被他重重的砍到牆壁上，嘴巴急速的開合着，咒罵的都很難聽清楚。亞狗那班人慢慢的向他靠攏過來，很關心的親切慰問。路上的人大部份只遠遠的望過去，交頭接

耳；小孩子多數都被父母喚屋裡去了。

烏龜頭的嘴始終都沒有停過，一直唸到兩條大漢找上檔口時，他更扳起面孔和他們大吵大鬧。他們的談判好像非常不圓滿；那兩條大漢突然憤憤的甩過頭去，怒氣沖沖的離開了；烏龜頭也提早收檔，於走前嘴巴還是硬梆梆的。可是，第二天起，烏龜頭再也沒有來開檔，矮子張也絕了跡，不知道究竟是那一個吃了虧。

4

事後幾天，亞狗那班人還不時提起這件事，可是他們都不讓我站在旁邊聽。十年來，亞狗、亞毛、亞標、黑皮、還有亞強和豬仔他們，已經不知道飄到那一個角落，和烏龜頭一樣，時聞一久，每一個人都被忘掉了。我也已經有好多年不會憶起他們了，一直到前天替母

親到巴利去賣一樣早上遺漏掉的菜時，才再又想起的。

那天中午，熱辣的陽光薰着人睡。菜販正蹲在地上一面揀菜一面打盹，那位正在賣菜的漂亮馬來婦女隨口問他是否睡眠不夠，他立刻振作起來，戲謔的答說是因為昨天晚上去偷雞。

她一霎眼就羞紅了滿臉，赧赧的又開口，似乎要表示她並不在乎他的話：「Awak Jadi musang-lah？」說着，低垂着頭就要離開了。

他突然應道：「Ya! Jadi musang churi ayam; Ilek nampak goyang goyang。」大家一哄而笑。那位菜販看看大家都笑了，很得意的又向朋友噏了幾回。過後，我就想起烏龜頭。

5

回到家裡，外甥拉着我的手，指着對面旅店的屋頂問道：「阿舅啊，爲甚麼那間屋子的屋頂有一隻公雞？」

「阿舅啊，家後面的那間大屋子上面也有一隻。」外甥女急不及待的告訴我，很爲她的發現感到驕傲。

我向四周稍爲展望，答道：「人家講，因爲它的屋頂以前有很多螞蟻，所以房子的主人放那隻公雞上去吃掉牠們。」

「爲甚麼牠不會動？」

我把菜交給他們，含糊的應道：「死了。」突然，對這一以這麼快速的反應感到非常詫異而且不安——這個好像沒有經過考慮又像是意識下的答案。

他們聽了，興高采烈的蹦跳到屋內去告訴家人了。

走出家門，身後就隱約傳來外甥們的聲音：「外公啊，你知道爲甚麼對面的屋頂有一隻公雞嗎？阿三舅講……」

彎進以前烏龜頭擺檔的巷子，巷子旁旅館後門三樓的露台上，有一個女人正在揚聲吩咐樓下的三輪車夫，喊出一連串旅店的招牌。

超級市場

他走進了這座巍峨矗立的圓頂的超級市場。他會走進去純屬偶然。他與朋友約好了在中午十二時在超級市場會面。他早到了廿五分鐘，站在玻璃門外的走廊上，份外覺得陽光的熱力驚人，柏油道油亮亮的，一層蒸氣迎面向他衝來，他看了一次錶又一次錶，抹了一次汗又一次汗。他覺察到那個穿青色制服配紅邊的司關頻頻向他望來，他愈發不自在。最後他告訴自己：橫豎都早來了，不如在裏面歇一陣也是好的，有的是時間嘛。

推開沉重的玻璃門，他進入一個冷氣蕭蕭的世界。走過一條短短的甬道，很快地他便來到那個入口處，他跟隨着前面的人把自己嵌進那個旋轉的十字鐵架裏走入公市的內臟。一列列的架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食物、罐頭、用具，使他眼花繚亂、目不暇給。黃皮膚的、白皮膚的、棕色皮膚的在他前後左右往來走着。有些神色悠閒，有些略帶焦急，也有些與他一樣帶點目迷十色的茫然。顧客們的服飾是多樣的，款式也是多樣的。一些含糊不清的談話聲，雜沓的腳步聲織成了閃閃的氣氛。他跟着人羣在許多鐵架與鐵架間移動裝出選購貨品的樣子。一個穿短短的窄裙的少女在他前面不遠站着，正在踮起脚尖檢視着一條紅色的浴巾。由於她的上半身正向上聳起的原故，她底胸脯誇張地凸起，她底裙腳向上縮，露出半截白腿。

一個戴眼鏡的略呈臃腫的外國女人從他身旁擦過，輕碰及他的右臂，這個女人挽着的籃子裏有一條熱氣蒸騰的長麵包，它的尾端或者是頭端從籃子邊沿硬硬撐出來，正散發着一股又焦又香的氣味。他把目光重又粘回到少女的胸脯與大腿上，這時，她已把浴巾拿下來，露出滿意的樣子，看情形是買成了。她擺動着腰肢，扭着騷人的晃盪向左方走去，他注意到她的臀部呈滿月型。他告訴自己要繼續尾隨下去，橫豎自己又不是來買東西的，就利用這機會看看東西也好。那個女子的足踝套在一雙高跟鞋上，走起路來巔巍巍的，真怕她一不小心會搵一交呢！不過看她走起路來倒是蠻輕鬆的，絲毫不顯出吃力的樣子。他看到她走到另一個架子那兒又拿了一罐爽身粉，三塊Spring Dew香皂。她顯然沒有察覺到他的跟隨。市場內都是人，又何況他的窺視還是小心翼翼，在極自然的情況下進行的呢！他聽到她低聲哼着一支流行小調，他很滿意。他向她慢慢移近，一邊假意瀏覽着架上各樣雜物，慢慢移近，那是她肩頭偶然一現的乳罩帶子吸引着他移前的。那迅速出現又迅速隱沒的白色！他要走前個機會看得更真切一些，雖然向前走近一步就多增了一分被發現的危險，他也顧不了這許多，顧客多得是，總不成她會那般敏感地看出自己是在追縱她的。何況自己又不是對她有甚麼大的企圖，又不是想搔她的奶子，又不是想強姦她，只是走近前去看得清楚一點，就算她發覺她能怎樣？看人也有罪嗎？妳不看我怎樣知道我在看妳？一句話便能把她駭得啞無言了。又舉起一隻手掠了一掠垂在腮邊大概是把她擾癢了的頭髮，那一塊白又出現了，很快地在他眸中閃過，又躲到袖子深處去了。如果那個袖口大些該多好，他就站在離他不過三尺之遙的地方，一陣淡淡的暗香向他襲來。站得太近倒令他更覺手足無措。他要鼓足了許久勇氣才敢向她站的所在迅速地看一眼，而且目光即刻就收回，無論他怎樣鼓勵自己要男子漢氣概一些，他都無法讓自己的目光在她那兒逗留的久些。由於距離的拉近他隱隱地感到那份屬於女性特有的魅力底壓迫更形巨大，他手裏雖在翻着東西，一付專心選物的神情，可是心裏却愈來愈覺得不是滋味，他撿東西的動作是單調的，重複的，他必須要從他自設的窘境中掙出來，他真後悔自己走得那麼近，太近了反而看不到甚麼，他沒有胆量正眼望她，反而不如剛才那樣站得遠遠的，肆無忌憚地從頭看到腳那樣稱心快意。他一定要掙出這個窘境，老站在這兒她會看出他心懷不軌的。怎麼辦呢？怎麼辦好呢？遽然回身就走，不太好吧，這樣做一定會驚

動她的，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先生，請你替我看看這罐丹頂是不是假的。」

一個蒼老的聲音從他左側响起。他回過身，看見一個青蓋白身的罐子就在他眼前晃着。是一個素未謀面的老人。一身樸素的打扮，只穿了一件文化衫，一條藍色的斜紋粗布長褲，頭髮已經疏疏落落了，前額都是數不清的皺紋，他正在微笑地看着他，他的鼻子兩邊的肌肉深深地陷下去，眼睛兩旁的魚尾紋扇形地張開，笑時露出上下兩排參差不齊的牙齒，這老人是在問我嗎，我不認識他啊。

「先生，你看這罐蠟油是真的還是……冒牌貨？」

老人一邊說着一邊旋開蠟油罐的青色蓋子，自己先放在鼻端嗅了一嗅，然後遞了過來給他看。這老人也真是的，自己與他素昧平生，憑甚麼要自己替他辨別真偽啊，看是十三點，既然信不過，就不買好了。雖然滿肚子都是不願意，他還是接過蠟油罐來端詳。這是做人的禮貌，何況那女子就在身旁不遠，自己一定得表現出溫文敦厚、樂於助人的態度，她在眼內會對自己產生好印象亦未可知呢。

「我想這大概是真的。它的香味我嗅的出來，是丹頂的味道。」其實他從來都不用丹頂，丹頂太粘，搽上去頭髮硬梆梆的，一點都不柔。

「真的是真的？那我可以買下來了？」老人接過罐子，眼中的疑惑顏色淡了，額際的皺紋也鬆弛了些。老人的眉毛是黑白滲雜的，白色的眉毛特別長，垂在眼皮的前端，個子比他略矮，他看着老人微仰的臉龐，覺得有點被過份信任的些許不安。不過很快地這種不安就被另一種強烈的厭惡感所代替，大概是老人認為他和藹可親，容易交談的緣故吧，他又從袋子裏掏啊掏地掏出了幾劑成藥，攤在兩隻掌心上問他那些成藥「比較靠得住」，然後便自願自地訴說他自己的「病情」，他說他常常頭痛可能是神經痛但又不願隨便吃這些成藥這些藥很散，老人又怕他不明白「散」的意思，便又解釋說「散」就是吃了以後會頭暈目眩，身體虛虛的，而且胸腹可能還會隱隱作痛，然後老人又繼續告訴他他常常一過了下午頭就會莫名其妙地痛起來最近更痛得厲害請他幫忙告訴他吃那一種藥較為安全不會那樣散。老人掌上托着的是「散利痛」「多舒」及「亞士比靈」，老人又補充說他剛才還買了一包Penadol，現在

不在袋子裏，不知掉到那裏去了。他瞪目看着老人在忙着翻查口袋褲袋的焦切模樣，氣得說不出話來。那兒走出來的老傢伙，鳥傢伙，糾纏不清，不識好多的老材，自己才懶得與他胡扯呢！

「先生，先生，先生，你別走啊，你還沒回答我的問題呢！」

老人這樣喊他，倒是意想不到的。他以為自己這樣拂袖而去，老人一定會知機，不敢再追問的，誰料這老頭卻那般難纏。他覺得背脊一陣陣熱，糟了，那女子現在一定已回過頭來看到他的狼狽像了。而且那女子一定會以為自己做了甚麼事對不起老頭，所以老頭才會這麼焦切地呼喚他，這樣掉頭而去，豈不更令人覺得自己好像理虧了嗎？顧不了這許多，橫豎掉頭走這舉動是落在別人的眼中了，現在回過頭來也是彌補不及的，何況這鬼老頭不知還有些甚麼鬼花樣呢。

「哎喲，痛死我了。」

一聲尖叫，像一條被硬生生扯裂的布帛突然在他耳際爆了開來，聲音帶着童稚的幼嫩。一個大約四歲左右的男孩正蹲在地上捧着腳趾在雪雪呼痛，一邊撒賴地吼叫着，完全是痛得死去活來的光景。男孩的母親正推着一個裝滿奶瓶、奶粉的輪車，這時也停了下來，半彎着身子撫着男孩的頭髮哄他，她側過半邊臉瞪住他，一臉嗔怪的表情。他又心虛又窘迫，恨不得有一個地洞給他鑽進去躲避一下。男孩尖厲的哭叫在空氣中播着，像一面急鼓，他感到脚步浮動，神思恍惚起來。他僵僵地站在那兒，也不知過了多久，孩子的哭聲才從極度的高昂轉到拉風箱的抽噎。孩子的母親挺起身來，他馬上看見凸起在前面那一個圓鼓鼓的肚腹。這孕婦約莫三十多歲，臉色蒙上一層待產前的菜黃，眼神是散亂的，頭髮短而鬢曲，褐黃色。她一隻手正在揉搓着後腰，大概是曲着腰太久有些不勝負荷，雖然如此，她仍毫不遲疑地直視着他，顯然是怪責這個莽撞的大男人走路竟然走到她孩子的腳面去，他心裏直為自己抱起撞天屈，一切都是那老頭惹來的禍，害得他受窘了一次又一次，還好這婦人還算和善，沒有開口奚落他，假如今天自己碰到的是一個潑婦，那就糟了。

「亞寶，我帶你去買ice Cream吃，寶寶不哭，寶寶乖，聽話。」

他看着那婦人蹣跚地推着輪車往角道那邊走去，他才算真正地鬆了一口氣。剛才遇到的

那個性感小貓已不懂去了那裏，那個糟老頭倒還在的，他正在許多裝米的蔴包袋前發怔，口中唸唸有詞。幸虧老頭沒有纏上來，現在多少點鐘啦？還有八分鐘，他該來了，應該到外頭去等他了。他在愈來愈擁擠的顧客群中向出口處擠去，十字型的旋轉鐵架就在自己前面的就在胖子胖子前面的黑鬼前面那邊就在這時，那個肥頭大耳的胖子忽然往左移動了數步，走去一處櫃台向穿着制服的公市管理員報出了一個號碼。那號碼好像是四十三，又好像是二十三，人太嘈了，聽不清楚。管理員熟練地從他後面的櫃架那許多用白漆塗上了號數的本格子中找出了一個公事皮包，一個用雞皮紙紮好的包裹，然後遞過給胖子，胖子說了一聲thank you，現在胖子是落在他身後相當遠了，後面的男女顧客早已佔了他剛才的位置。他轉過十字型的旋轉架，他看到另外的兩個出口處正挑着兩條長體。每個人的手裏或是手推輪車裏都拿滿了或裝滿了東西，人們把貨品交給穿藍色制服的收賬女郎，收賬女郎正專注地計算着一件一件貨品的價錢，一隻手絞動着收賬機，然後再把各式各樣的貨品撥掃進大小不同的塑膠袋裏，手法乾淨俐落，一點都不拖沓。收賬女郎的臉是平板的，沒有表情的，她們並沒有抬起頭來看面前的人們，人們的服飾打扮絲毫沒有引起她們的興趣，或許她們的確是無暇顧及這些，許多貨品在她們面前的櫃上堆積，長龍像一條蛇不停地、緩慢而肯定地纏上來，她們不斷地絞動着收賬機，發出軋軋的輕响，一邊又敏捷地點算着面前的貨品，然後把它們塞進袋子裏去，她們沉靜地做着同樣的工作。他走進了甬道，甬道的盡頭有一間ice Cream Store，噢，多麼巧，那孕婦及男孩就站在櫃台的前面呢，男孩嘻嘻笑着，好開心！他饒嘴地仰頭注目着那個形狀別緻的鐵製容器等着吃，一個年輕年郎，也是穿制服的，正扭响了機器讓粉紅色冰淇淋扭曲着擺動着從幾支水喉似的出口流出來。是了，不如自己出錢買給小孩吃吧，剛才自己也着實踩得他太重了，就算是一種補償吧。

「May I Know What Flavour Today ~」

他操英語問那冰淇淋女郎，用英語發問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好，對方會比較尊敬自己的。

「Strawberry。」

他把一杯冰淇淋交給了小男孩，然後付了六角，那孕婦向他道了謝，而且還叫她的孩子向他說謝謝Uncle，這六角錢化得真值得，他有點躊躇滿志，也向那挺着大腹的少婦展顏微

笑。就在那一瞬間，她看到那孕婦的眉尖緊蹙，她本來就不算好看的臉色刷地變得無比蒼白，所有的血液一下子都像從她憔悴的臉上褪去，她咬緊牙關，五官一下子扭在一起，一種突然襲來的痛苦正在凌虐着她，她全身都在戰抖，像篩糠那樣戰抖，她一隻手捧着前腹，一隻手向他伸來，口齒不清地道：

「先……先，先……先，我……不了……了，要……要生，要生……！」

她的手向他伸着。眼神完全渙散，那一刻刀絞似的痛楚使她無法站穩，整個身軀搖搖欲墜，她的肚子仍危險地巍峨矗立着。他完全愣住，不知怎樣應付這個意外的局面。要自己去扶這女人，別人豈不誤會自己就是她的丈夫，而且這女人，一頭褐黃的髮，細小的腿，鼓似凸漲的肚子，老天！女人仍向他伸手，手指亂晃亂搖着奇異的求援符號，眼睛朝上翻，大口大口地喘着氣，他下意識地抓住了她的手，口裏問妳怎麼啦妳怎麼啦妳怎麼啦，孕婦已不能應他了，她的手無助地揮動，細腿承不住她的高重，突然軟倒，她朝他直直撞過來，兩隻手在他胸前胡亂地扒着，大力地喘氣，一嘴的唾液都噴到他的襯衫上，她褐黃色底頭髮像一叢亂草在他頸項間搔來搔去，他覺得又癢又惡心，一股難嗅的騷味一直灌入他的鼻腔，孕婦的上身開始是沉重地壓着她，現在是向下緩緩地墮落，他又下意識地抓住了她兩邊的腋窩，腋窩都是汗水。他不能放手。四周都是洶湧襲來的喧囂：人的叫聲，孩子的哭聲，大人的議論聲。他捧着一個包袱，大家都看着他捧着這個包袱，沒有人過來協助自己，沒有人會理會自己，彷彿這是他的私事，與他們無關，他就那樣捧着一個沉重的生命，整個崩塌的世界就讓他一個人頂着撐着，自己是沒有援助的沒有援助的。男孩特殊尖銳的喊叫：「好嘢，好嘢，媽媽又生弟弟了！媽媽又生弟弟了！」重量一直朝下拖，他雙臂已覺酸麻不堪，再撐不住了，就在這時，他覺出負担忽然減輕了，兩隻乾皺的、青筋凸現的胳膊伸了過來，支撐着孕婦右邊的腋窩，他現在是可以抽出一隻手來全力去支撐住婦人左邊的重量。是誰這樣好心地在這緊急關頭助他一臂之力呢？啊！是糟老頭！真想不到他會幫自己這個大忙，這個專門搗頭的老頭會協助自己，這個買起東西來三心兩意、猶疑不決的老頭會協助自己，多麼出乎意料！老頭雖然額頂臉上都冒着汗，可是看來一臉堅毅，那兒還有半點優柔寡斷的神態呢：

……

「讓我來扶她。」

是那個冰淇淋女郎。他把左邊腋窩也交了給她，他向後退出一步，便撞到後面一大堆的人。他口裏喃喃說着請你們讓開一些讓開一些讓開一些讓開讓開她需要空開需要空開需要空氣需要空氣空開空開空氣，他踩到許多人的腳板，沒有人向他埋怨甚麼。但是好奇的人實在太多，一直湧前來怎樣都退擋不住，這些人七嘴八舌地在談論着，有些還在指手劃腳談得又興奮又熱烈。他偶然一瞥那個衰弱的婦人，她頹倒在地上兩條白腿叉開，底裙露出一大幅，上面有點點的血液，她的頭歪到一邊，胸膛劇烈地起伏，肚腹以更劇烈的節奏隨着起伏，她睜開的大腿有一束一束的靜脈盤結成塊，正在痙攣地跳動，一道血液正沿着腿沿流了出來，艷麗得像盛開的大紅花，它蜿蜒而下，緩緩地流過膝蓋流過小腿最後流到地上，他感到一陣陣巨大的暈眩，一陣陣疲倦。

「快去叫救傷車呀。」是老頭的聲音。

他胡亂地應了一聲，推開眾人衝到電話機那兒撥動電話，他把號碼撥錯了兩次，手指不聽話，一直在抖。好容易電話接通了，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唉啊！我的天，現在是什麼時候了？二時十分，糟糕，他應該來了，大概等得很心焦。說不定還走了呢。他急步上前打開那扇厚重的玻璃門，向外頭走去。陽光毒辣辣的，許多金色的棍子沒頭沒腦向他砸下，他甚麼東西都看不清楚。他呢？沒有在，還沒有來吧？還是來了又去了呢？他再度仔細地端詳每一張跑近來的面孔。沒有啊！

救傷車嗚嗚嗚嗚嗚嗚自遠而近。他就站在大塊大塊壓下來的陽光下，思索着他的朋友是沒有來還是來了又走了。

(完稿於七三·三·十)

試論溫瑞安的「結局」

如果有人說溫瑞安寫「結局」這篇小說，純粹以「武俠」娛人，相信作者會啞然失笑，疾痛於心。他曾說過這麼一句話：「現今的創作，除中國的山水，潑墨畫之外，最能保存中國古典意味的，莫過於武俠小說。」所以他熟讀一些有成就、有創作才華的武俠小說作家（諸如金庸、古龍等）的作品，爲的只是在其中吸收有助於文學創作的經驗片段，體會中國傳統的古典意味，分析其佈局的巧妙（一般武俠小說，其佈局的曲折離奇，故事情節的出人意表，確實可作爲現代小說創作的借鏡），溶其於一爐，更深廣的去探索文學本身，去拓出一條新的創作路徑。而他在閱讀之餘，爲怕自己對武俠小說的一些創作要素——對現代文學的創作有益的——瞭解得不够透澈，故亦會嘗試寫武俠小說，以求親身經歷其中的創作過程，習取經驗；這致使他於一年中以龍晉這筆名寫了三篇武俠小說：追殺（三萬餘字，刊於武俠春秋第七十二期）、亡命（八萬餘字，刊於武俠春秋第七十八至八十期）和龍虎風雲錄（廿餘萬字，未發表。）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溫瑞安以「武俠」入文是有他的苦心的——他是不甘耽於一般小說的創作形式，他追求超脫，意欲創新，爲現代小說創作的門徑開一新路，我們讀「結局」這篇小說時，是不應用一般閱讀武俠小說的態度去看它的。若如此，則誤解「結局」作者之原意了，因「結局」雖然用武俠

小說的手法寫成，但作者所要強調的並不是「武俠」，（若是，則「結局」這篇小說所包含的似乎是太狹窄了，也沒甚麼價值可言了，）他所要強調的是一種幾乎不可能發生的悲劇——死亡的過程；他要我們透過一連串文字的象徵意味，逐步接觸這一經驗，小說裏的「武俠形式」，其功用則在於托出這經驗的高潮。

作者一開始便作了異常恐怖的描寫：

突然那顆顛「呼」地飛躍上半天，兜了一個弧形的圈，那把鮮血如曇花般散開，如烟花般撒下來，……：那樹幹就像忽然補鋪上一塊遮醜的紅布似的。那顆頭顱却「叭」地落在樹根上，一雙眼睛睜得像隨時會脫眶而出。原來還是一個很年輕，又英俊的頭顱。

這是給讀者當頭一棒的描寫文字：那顆「很年輕，又英俊的頭顱」如何會鮮血四濺地飛上天空？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屬於甚麼性質的？後果是知道了，可是前因呢？

這兒用的是「倒叙」（Flash Back）手法。作者在此拱托出整個事件的「結局」，就如一張畫面，令讀者毫無頭緒，而讀者却得要從導至這「結局」的個別事件的逐步演出中，透視這「結局」的發生。這給讀者製造了一種期待的緊張情緒，也就是說給了讀者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使讀者的心理一直處在疑慮中，讓他在未解決問題之前，以這種急欲求知的緊張情緒，來期待這個問題的解決；等於那個懸疑被發現了，他才會從那個已知的結局中獲取鬆弛的快感。（註一）

前面筆者曾提及「結局」這篇小說的文字象徵意味。嚴格地說，「結局」如果能達至融洽的高潮（即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於一瞬間情節的遽急轉變中憬悟過來），應全歸功於其文字所作的多方面象徵作用，因這些象徵文字所掀起的小高潮，是波浪式地進行着的，小說的焦點便由這些波浪式的一個個小高潮引渡着湧躍而出。

小說裡「過程」那部份，第一段所述的是事件發生的日期。

四月初四。三伏天。午時。

乍看之下，這一行文字似乎沒有甚麼異樣的地方，但往下讀時，讀者當會發覺，形式相同的文字：「四月初四。時陰時晴。未時。」、「四月初四。暴風雨。申時。」和「四月初四。暴雨後。酉時」竟一再重複地引現。我們知道，一般文章描寫同一日所發生的事件，即使是有述及日期，往往也只在前面舉出後，下面就不再重複；而要表明事件發生之先後層次，也只道出時間的早晚而已。所以我們對作者

所強調的「四月初四」這個日子，就該有斟酌之處，這是不容忽略的。

問題就在「四月初四」裏的兩個四字上。「四」字，若我們稍作上音讀出，即轉成爲「死」字的發音。由此可知，作者之所以要多次述及「四月初四」——事件發生的日期，其用意是要在讀者面前一再暗示「死亡」，而這「死亡」是潛伏着的。「四」字在此所作的是一種暗喻作用。

有了這個一再觸及死亡的「暗喻」，不但緊緊的使讀者「抓」住了前面那一幕「終局」事件，且在震慄之餘，對作者在這「暗喻」下面所提供的「資料」——以一連串的象徵文字，作更深入的去表達「死亡」這經驗，有了溝通的地方，可作多方面的聯想而不致有接受不來的感覺：

……：天空有隻黑鴉啞啞地飛過。……：黃沙與綠樹仍蒸發着幾乎是最後的水份。一大片的、一大堆的、黑壓壓的一連綿不斷的雲采已完全蓋着烈陽……：風凌勵地把雨送到這邊再送到那邊邊到這邊再送到那邊，不羈得如一羣可怖的鷹鷲，扛着一漆黑的靈柩。

上述這些該徵文字，它的觸及死亡是在於側面的，震撼力不強，但下面這一段：

雨點洒落在他身上，馬上蒸發爲水氣，他的身邊竟充滿一片白茫茫的煙霧……：遠遠望去，那蒸發着的水氣使他形象模糊，就似那搜魂於月色淒迷中的白無常，永遠沒有人看得清他慘異的面目。那高度的氤氳逼出水氣，令他面目孌孌成煙，就像那被後裔供奉着的先人遺照，在檀香氳氳下，面目不清，五官都扭曲了，枯乾的粗唇彎彎地斜下來，淒慘地笑着。

它震撼讀者的地方在於描繪出敘述者形象的蛻變——一張死人的面孔，別人已無法辨認了。而這「死人的臉孔」，很令人聯想到於「刀光一閃」（小說的高潮）後那一雙浮凸而出的眼睛。

總括地說，這一連串象徵死亡的文字形成了一種悲劇張力，在在引現出「死亡」，是「死亡」的前奏曲。

小說裏的敘述者是「結局」的悲劇人物。我們說他是悲劇人物，是因爲他是一個「極端主義者」（*extreme character*）；他所「追求的目標，也就是說極端主義發洩的對象」（註二），有着相當的價值：

他與敵人約鬥的時間是在酉時時份，但他午時就抵達約鬥的地點了。他細察現場的每一角落、每一塊小地方，每一件事物。樹根的數目：粗的有多少，細的有多少，他都算過了。他知道落在地上的樹葉一共有多少片；一些樹葉雖把樹根掩蓋了，但他對樹根的位置却瞭如指掌——他知道他必需要先去抵達

，只有這樣，他才會比他的對手更有準備。」因爲在那敵手的刀下是從沒有人逃生過的，對一切事情他都得小心的預算、計劃，只有這樣他才有把握殺了他。「我一定要殺了他！」這是他生存着所僅有的意念，而這意念已到了極端的地步：「讓我殺死他吧。讓他死吧讓他死吧……」

未看完這篇小說前，大概多數的讀者都會以爲敘述者一定是站在勝利的一方——他對一切都那麼的仔細、小心；酉時就要到時，「他往後退了一步，輕輕的，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到腳趾尖去，居然沒有在沙上留下任何痕迹。然後他用劍鞘撥起一些沙，小心翼翼地，填在適才他站的腳印上。他已站得很久了，而且很用力，尤其是以內力逼開雨水時，所以在那鬆軟的沙地上留下兩塊深深的洞。他小心的把它填好了，又把旁邊的沙撥平，再從頭看看：絕沒有人會察覺得出有人會在這裏站過的了！」而殺「他」的意志又那麼的堅定：「他要把他一生的殺氣、所有劍招的精華、第一劍的絕頂鋒芒，全施於那敵手的身上。他已等了十四年，整整十四年了！」……總之敘述者是絕不可能失敗的。

但是敘述者卻敗在不可能失敗的「敗」上：他把他的腳印填好之後，便抬頭要飛身躍上那棵樹——「他要潛至樹葉茂密間，給敵人出奇不意的一擊。」可是就在他飛身躍上之際，「他瞳孔陡漲，只見一人在那樹極的濃葉間，正向他展開一奇異的微笑，然後是刀光一閃！」敘述者的頭顱就在那「刀光一閃」間被劈斷了——這是很意外、且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但卻確實的發生了。這突然而來的遽變，是凝聚一系列悲劇張力的總湧現，就像一座爆發的火山，一股股潛伏已久的熔岩於剎那間噴湧出來。這遽變不但令讀者震慄，且對敘述者的遭遇有了莫大的悲憫和同情。

敘述者的遭遇是一種「悲劇嘲弄」(tragic irony)：本來敘述者的計劃是要飛身上樹，然後居高臨下，給敵手於致命的一擊的，可是他沒料到原來自己想出這麼週到的辦法，別人也是同樣可以想得到的，他可以說是死在自己的計劃中——他的失敗是由於他「百密一疏」：他疏忽了那棵樹。

敘述者死後仍睜凸着眼睛，這是該有的現象，因爲他是怎麼也不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的，那一刀來得太突然了。他是甚麼時候躍上那棵樹的，有多久了？可能一天前他就在此等候自己了，總之他比自己來得還要早。如果不是自己忘了原來那棵樹也需要檢查一下，自己是絕對不會死得那麼慘的，只怪自己太疏忽了——這或許是他眼裏的一串話。

完稿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

溫瑞安

美學批評實驗： 論溫任平的「廟」

下篇：距離

在上篇裏我們討論過「美感」；而「廟」是一首極具美感的詩。當我們討論「美感」的時候，常會接觸到另一美學上的名詞：「距離」；例如我們在討論「佛就坐在那邊」一句及「純白」或「慘白」二字運用的時候，就一再提到「距離」的觀點。但什麼是「距離」呢？

美學上的「距離」係指「心理距離」(Psychical Distance)。美學係與心理學、藝術學與哲學切切相關，但美和美感都是受心理直接影响的，所以美學與心理學之間的關係更是密切。心理學的美學以「形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實驗心理學」(Experimental Psychology)及「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tic)影响最鉅。在這三類心理學的美學上，有四種學說最爲重要：第一是「移情作用」(Empathy)說，源自畢士爾(Robert Vischer)與浮龍李(Vernon Lee)等學者；第二是「遊戲」說，源自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與朗格(Konrad Lang)等學者；第三是「慾望

昇華」說，源自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論說；第四是「心理距離」說，源自布洛（Edward Bullough）的著名論文：「當作在藝術上的中介者與美學原理的『心理底距離』說」（“Psychical Distance” as a factor in Art and an Aesthetic Principle.）。

我們明白了「距離」說在美學上的地位及其起源後，便能討論它與文學藝術之間的關係；明白了這二者之間的關係，我們便不難發現到溫任平的詩作「廟」中的距離角度與觀點了。但藝術與距離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在討論它之前，我們先得明白「心理底距離」的意義。「心理底距離」在我們實際生活中也是常有的例子，在布洛的論文中曾提出一個很好的例証：一艘船隻在霧裡的大海上行駛，船上的搭客見到滿天漫地的濃霧，失去了方向，更不知前面是否正是險惡的急灘，或無底的深潭，內心不禁焦急異常，耽心自己的安全，以致坐立不安；但是如果搭客是以另一種心境去看這濃霧，白霧茫茫，如臨仙境，船在霧中緩緩而行，不是一幅極美麗的景象嗎？這兩種全然不同的感受，分別在「以另一種心境去看」這一點上；「以另一種心境去看」便是一種距離的變換，換句話說，這種距離的變換造成了兩種不同的感受：一是實際的、另一是美感的。我們在上篇論美感中，有提到以「直覺」與「名理」的兩種態度去觀賞悽麗的落日，前者是把知覺或情感外射到物的本身去，使它變為物的，而且從中分享物的情感，因而產生美的感受；後者是科學的而且是實用的，只能因觀落日而覺得這是自然的現象，而且作出「既是日暮，時候也不早了」之類的聯想，但這却與美感無關；所以藝術美和自然美是依憑直覺的感受而非名理的。換言之，以直覺去觀賞一件事物是一種心理的距離，以名理去觀賞一件事物又是另一種心理的距離；前者着重於一刻的凝神，後者着重實際與邏輯；因為距離的不同，我們從中所獲的感受自然也不同了；所以距離與藝術的關係是相互依存的。藝術離不開表現與鑑賞，表現與鑑賞都與心理底距離息息相關，所以距離不單在美學上是一門重要的課題，同時也是藝術上的一種特殊之本質。我們明白了「距離」的意義，便可以探究它與藝術之間的關係；我們無法給「距離」在藝術上的意蘊下一個定義，但卻可以從藝術的表現與鑑賞上肯定「距離」的地位。

我們先討論藝術的表現與「距離」之間的關係。藝術家不能創造新的資料，卻能創造新的秩序；由於秩序的安排各人不同，所以也有各人不同的表現方式。成幼文（註八）有寫過

這樣的詞句：「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實際上這句詞是接近傳統上詩的三大主要表現方法之「興」體（註九），「興」乃是見物起興，把情感移入景物中；或是觸景生情，外在事物觸發了內心世界的情感。基於此論點，「興」與美學上的「移情作用」（註十）非常接近；同時在這種解釋下，「興」與英文上的「描摹」（Description）也很相近。成幼文看到風起水波動時觸發的心情也許是一種幽思，這種情緒是人類共有的，但作者不直接表達這種情緒，而創造出另一種新的秩序、另一種新的表現方法，把外在的景象描摹出來；由於這外在景象能激發起作者的情緒，它同樣也能把讀者共有的情緒導發出來：由即景生情至作者把它描摹出來再次使讀者激發同樣的情緒之過程，是移情作用；但作者棄直接傳達他的情緒而不用，卻臨摹外在景象來表達他內心感情，這種轉移是「距離的變換」。如果作者把它直言出來，我們是能明白作者的情緒，卻不能同感作者的情緒，這是因為作者與作品之間的距離太近了，近得不容我們能作出多方的聯想。如果作者只淡言「風起水波盪漾」，我們只能瞭解到外在事物的情景，而無從感受內心世界的情緒。這是因為作者與作品之間的距離太遠了，遠得不容我們作出多方的聯想。藝術家和詩人對事物的看法往往與眾不同，這是因為他們能把表現的距離擺得恰到好處之故。摩萊（Monet）和梵谷（Van Gogh）等人往往能從一張椅子或一粒蘋果中表現出一個情趣雋永的世界來，原因是他們的表現距離不致太遠（若距離太遠則只能模做出椅子和蘋果的外在形象），也不會太近（若距離太近則只能表現出無法欣賞的抽象），而是恰到好處。距離的「恰到好處」是表現的最高境界，也是藝術所要追求的理想。溫任平的「廟」這首詩——如果它要表達的是「中國輝煌而又破敗的文化」的話——如果距離太近，它一定會陷入知性的說理；如果距離太遠的話，則完全陷入對外在景象的臨摹。因為表現的距離角度擺調適當之故，「廟」才能說是一首物我交融的好詩，雖然它的距離角度仍然不能做到已然完善，但至少已離完善不遠。

我們再討論藝術的鑑賞與距離之間的關係。大凡一部成功的作品必定有它的可鑑賞性，但因為鑑賞者的經驗、角度、學養、感悟力不同，所鑑賞得到的也自然相異。一個批評家與一個普通的欣賞者最大的不同是：前者能把握距離的角度，後者則不能。能否把握適當的距離與鑑賞者的修養有極大的關係：學養不高的人往往把自己完全融入作品中而分不出好壞來

，他們往往爲一段悽惻的傳奇故事而痛哭流涕，却不理會這作品的真實性與藝術價值；或者把自己完全從作品中抽出，只能以作品中的內容與主旨是否正確或合乎道德的繩準來批判一部作品，這些都非真正的鑑賞者，也永遠不能成爲優秀的批評家。能否把握適當的距離與鑑賞者的經驗亦有很大的關係：這正如爲甚麼我們對遠古的事物特別容易感受它的「美」，而對眼前的事物忽略；或者是對外地的景物特別容易感覺到「美」，對自己周遭的景物却反而難以激起「美」的感受了。同樣的，一個鑑賞者的感悟力及其鑑賞的角度也對距離的把握有極大的影響，感悟力不高者，根本無法對藝術作出正確的欣賞；若鑑賞角度根本錯誤，如僅以「文以載道」的觀點來看「金瓶梅」等作品，一開始便把距離的角度錯置，更休說鑑賞了。朱光潛曾說過一句很有見地的話：「距離近則觀賞者容易了解，距離不消滅則美感不爲實際的慾念和情感所壓倒。」所以在美感經驗中，我們既要超離現實，又不能脫離現實；一方面忘我，一方面又要以自己的經驗來鑑賞與創造（或表現），這是矛盾的，也就是布洛所說的「距離的矛盾」（The Antinomy of Distance）。依照布洛的論說，一部藝術品的創造（表現），與鑑賞是否成功，乃依靠「距離的矛盾」配調得當，既不能過遠，亦不能過近，應是「不即不離」，也就是我們前文所說的「恰到好處」，才是藝術的理想。自然一部藝術品的成功與否，「距離」的把握是因素之一，但絕非因素的全部，這點認清是必要的。關於鑑賞與距離的關係，朱光潛在「美感經驗的分析之二」一文中列了一些很好的舉例與分析：

欣賞者對於所欣賞事物的態度通常分爲「旁觀者」和「分享者」兩類，「旁觀者」置身局外，「分享者」設身局中，分享者往往容易失去我和物中應有的距離。一個觀劇者看見演曹操的戲，看到曹操那副老奸巨滑的樣子，不覺義憤填胸，提起刀走上台去把那位扮演曹操的角色殺了。……：在一般演戲者看，扮演到使觀眾忘其戲時，技藝已算到家了，但是觀眾在忘其爲戲時便已失去美感的態度，像上文殺曹操和送錢買炭的人都是由美感的世界回到實用的世界里去了。看戲到興酣采烈之際鼓掌叫好，一方面是能欣賞，同時却也已離開欣賞的態度而回到實用的態度。這都是「距離」的消失。（註十一）

距離的消失或距離的誤置都不是正確的創造和鑑賞方法。鑑賞者對於藝術品的欣賞距離殊爲

重要，足以影响其本身對這藝術品的評價。例如王建的「新嫁娘」一詩：

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

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

欣賞者至少可以三種不同的態度去讀它，每種所得效果不同。第一種是以人稱代名詞「我」去讀它，變成了「（我）三日入廚下，（我）洗手做羹湯」……來唸，成了純粹敘事性的詩；第二種是用人稱代名詞「你」去讀它，變成了：「（你）三日入廚下……」成了純粹告誡式的詩；第三種是用人稱代名詞「他」去讀它，變成了一首具有客觀性與普遍性的詩。三種距離的角度不同，其感受亦不同。姚一葦先生分析這三種情形，且作了明晰的比較：「在第一種情形，即第一人稱的情況下，作為作者經驗的形式出現，直接而親切。欣賞的距離最短。在第三種情形，作為一個普遍的情形來看待時，欣賞的距離就拉大了，讀者在欣賞時便顯得比較冷靜或理性，因為顯得理性與冷靜，甚至會把它放大到一個更大的範圍，把它看成為一種隱喻，那就不只是「新嫁娘」如此，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近似「新嫁娘」的心情的，近似「新嫁娘」的境遇的，都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讀者完全由感性的欣賞進入到理性的欣賞了。在第二種情況下，由於作者的口吻中所含的教訓意味，因此便含有實用性，欣賞的範圍最狹，除了準備或過新嫁娘的，恐不易引起共鳴。」（註十二）由此可見出欣賞與距離之間相互依存關係。

我們討論過「距離」在美學上的地位與藝術間的關係，便可以「距離」的觀點來看這首溫任年的詩作：「廟」。「廟」寫的是純粹景物，但我們能從景物中分享到作者的感情；我們不單能融入作者的情感，同時也能分享到物的情感，兩者都能把我們帶進一特殊的想像範疇裏，而在這範疇裏想像能不受限制地活動，這是因為作者能善於把握上文所說過的「距離的矛盾」之故。我們能分享物我之間的情感，但物我的情感並沒有侷限了我們的想像力，這種超然的詩境，正是「可以不干擾的融入景物中」所造成的「物我同一」之境，在中國古典詩詞裏，亦不乏此佳作，如馬致遠的「天淨沙」：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以「距離」的觀點來說，溫任年的「廟」與馬致遠的「天淨沙」是接近的，都是把「物」的

秩序作一新的安排，藉此具現出「人」的情感；作者只設計了一種想像的導向，而本身意念却不介入於讀者的想像中。在「天淨沙」一詩中，景物是有程序地展開：由「枯籬」至「老樹」至「昏鴉」，再到「小橋」，「流水」和「人家」，又轉至「古道」，「西風」與「瘦馬」，最後一句的「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才是情、物、我交融的昇華；溫任平的「廟」裏，也是把景物一一呈現在讀者的眼中，先是「廟」的全景、門前的「對聯」、「龕前的帳幔」，然後移到「廟」裏的「品字形一列香爐」、「牆角的無常」的「長舌」、「裸着兩粒肥乳」的「佛」與那「深凹底肚臍」，最後是「純白的雪」、「跨過了石級」和「門檻」的寫照，以及那堆被「包圍」的「蒲團」的特寫。這最後一節是內景與外景的交融，也是情、景、人的交合無間之昇華。這兩首詩之表相是冷靜而主知的，寫景而不寫情；但它們的內涵卻是強烈而抒情的，是一種觸景生情。它們之間的創作的距離是相似的。

但是在一首詩中，這種距離的觀點不是永不變換的；我們來看李白的「送友人」一詩：

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

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詩的開始是純粹對象的描摹，詩人本身並沒有表明立場，但在第三及第四句裏，作者已介入這場別離中了；第五第六句是以物與感，最後二句是寫對方別時的情感。在這首詩裏的距離會一度是以純粹客觀的敘事觀點來寫，最終卻變換爲介入詩的事件中，轉爲以第二人稱之口吻敘述了。這是一種距離之變換，同樣的，在溫任平的這首詩「廟」裏，也有距離的轉移，雖然是極其輕微的，但對這首詩的影響，卻是相當鉅大的：

品字形一列香爐躡在那兒

縮在牆角的無常，長舌左右搖晃

佛就坐在那兒，裸着兩粒肥乳

深凹底肚臍積滿了垢

這節詩乍看都是外在景物的描摹，但其中有一句卻暗隱距離的變換，那便是「佛就坐在那兒

「一句；這一句之所以會有距離觀點不同之故，全在「就」字上；這一「就」字的形式，乃起自詩人已介入詩中。這「就」字能造成讀者對這些代表神明的偶像有一種「嘲弄」(Irony)之意，換句話說，詩人首次在這首詩中表明自己的立場，那是諷嘲的，因而有兩種可能導至之效果：一是詩人的意念——這裏的「意念」係指詩人通過詩作而傳達出來的主旨或思想——明顯了；二是侷限了這首詩的多面性。第一種效果使到這首詩的諷喻性提高，而造成一種「悲劇之嘲弄」(Tragic Irony)——大自然的侵蝕與壓迫；第二種效果卻因為詩人與之間的距離忽然拉近，詩人正式揭櫫本身的觀點立場，由於詩人的介入，讀者從詩中所能感受的意念是詩人所揭露的意念，如此一來，便把聯想的多面性切斷了。雖僅是一字之差，但足以影響這首詩的觀點與立場，所以這是「距離的變換」是相當重要的。

雖然在這首詩的第三節中第三行「佛就坐在那兒」裏，詩人忽然介入詩中，把距離的角度拉近，揭露了本身所要傳達之意念；但在這首詩的最後一節的第二行詩：「純白的雪已跨過了石級」一句中，詩人卻隱身於物外，把距離的角度再度拉遠、隱藏了本身所要傳達之意念。最後一節詩章是描寫那被風霜所圍困中的廟：

不知甚麼時候

純白的雪已跨過了石級

跨過了門檻

全面包圍那一堆蒲團了

這是一片淒涼的景象，「雪」這意象在此間，已變成一種外來侵略性的象徵，本來這是悽厲的、殘酷的，本來不可能再給人有純潔的白色的感覺了，但詩人卻捨「慘白」不用而以「純白」取代，其間造成了一種強烈的反比效果，越發顯出大自然的無情而且萬物所無法抵擋的逼害。如果詩人用「慘白的雪」一句（如此詩發表於「幼獅文藝」第二二五期時），也許會使全詩更具完整性；但若詩人用「純白的雪」一句（如此詩發表於「純文學」第六十六期時），則其諷喻意味更濃。這兩種不同的效果，乃源自距離之觀點相異：前者詩人介入詩中，後者詩人自詩中抽出。所以距離能直接影響美感；如果距離的角度和觀點（或距離的矛盾）配調不宜，同樣也會影響一部藝術品的完美性。

「廟」這首詩的距離配調得宜，以致它的境界高遠，既不流于純粹理念的傳達，亦不僅流于外在景物的描摹。「廟」這首詩証實了劉若愚的話：「……詩人並非是在某一特定的時刻，從某一個人的角度來看自然的。自然永遠是這然本身。在中國詩裏，詩人並不介入所描繪的全幅景物裏，或者，他們可以以不干擾的融入景物中……」不單可用在中國古典詩裏，也同樣可用在中國現代詩中的。

完稿於一九七三年三月五日。

■ 附註

(八)：朱光潛在「文藝心理學」(臺灣開明版)一書裏第二十至二十一頁中提及這首「謁金門」，作者是馮延巳；但參照胡雲翼編的「詞選」(香港文淵版)之第卅七頁，此闕詞作者為成幼文，不知何者為是按此處乃根據「詞選」，而此聲明。

(九)：按中國傳統詩的三大表現方法為「賦」、「比」與「興」，合「風」、「雅」、「頌」併稱為六義。

(十)：有關美學上的「移情作用」說，茲曾專文論介，請參閱「論詩的移情作用」一文，刊於「純文學」雙月刊之六十五期，「大馬詩人作品特輯」，頁一九，一九七二年十月出版。

(十一)：見朱光潛著「文藝心理學」一書，臺灣開明書店印行，頁二十二。

(十二)：見「中國詩中的人稱問題芻論」之第一章「總論」，姚一葦著，華岡學報抽印本，華岡學報第五期，頁三十八。

佐漢

末日

在夢裡，我划着一葉孤舟，自夕陽下划入無月的黑夜，啊，海水怎麼是血呢？

我醒來，驚慌地想把夢告訴朋友，我的朋友原來伊也睡在夢裡，我將我的朋友扳過來，他雙眼直瞪着我，啊，他怎麼死去了呢？

我跑着，瘋狂地跑着，像頭瘋狂的野牛，街道如死去般的寂寞，終於我倦了，我疲憊地躺下來，啊，我怎麼會睡在千千萬萬具的屍體上呢？

我哭着，世界寂靜得只有我的哭聲，我哭了一條河，河水竟燃起了熊熊的火焰，火焰燃起了赤道，直瀉過去，啊，我的家鄉！

我失神無助地點點走在長長血色的海灘上，黑色的太陽，汲乾了海水，乾枯的海，向我歎息，我跪在孤立的巨石上，也只能把頭埋在雙掌裡，向着無數奔向天邊的鴿魂！

父親的聲音

我心裏有一些破碎的聲音，在血液裡終日的奔流盪激，以及一陣陣心的震顫和極掣中，漸漸地，它已化爲一個鬱結，緊緊的纏着許多不同層次的歲月、恩情。也許那些破碎的聲音真的像一大塊已腐蝕了的膚色，強忍着陣陣隱痛和外界醞釀的氣候——一片不怎樣愉快的天色。於是我開始想到要好好的保護這些聲音：因爲保護這些聲音就等於保存了一段記憶，也使我回喚起父親的身影，那曾經罩在我心頭上的身影，幢幢然的走來了。

那是一個平凡的夜晚，廳裏是一片昏黃的燈色。窗口開向街道，一片又一片車聲滾過。我們一家人圍坐在柚木的桌子旁，閒談。父親小心的捲着紅煙絲，同時也抽着紙煙，一團團的煙霧就這樣湧起，白茫茫的一片，濃縮後又輕然地散開的煙霧，父親的聲音就從那裏傳了出來：「在我三歲那年，你祖父便逝世了。你祖父是清末時代的家鄉秀才，寫得一手好字，因此每逢農曆新年前夕，便忙着給左鄰右舍的人們寫揮春，對聯。……：大碗黑汪汪的墨汁，如小掃帚般大毛筆，熱鬧的人群圍集在家門前的柳樹蔭下。我依稀記得當時你祖母抱着我

，哄着我，幾十年以後，我就僅僅的只記得這模糊的印象：我在半昏迷中，看到了那有力揮動的毛筆，你祖父的手，還有那一行行的紅紙燙金的字條，在陽光中迎風前後拂動。」

「七歲那年，你祖母因為工作上的關係，便把我寄托在孤兒院中。……」

我知道，父親從此就將十年的歲月交給了孤兒院中的刻板生活：清晨的鐘聲喚醒了父親，然後匆促地在井澗打水盥洗。然後是朝陽下集體的早操，編製籐籃等工藝品的工作，之後才是晚上兩小時的讀書時間：「人之初，性本善……」的朗誦聲音就在那無數個恬靜的夜晚响起，不和悅的。我當時，在父親的臉上，看到讀到，也想着：孤兒們的臉上必然是一片冷漠的表情，缺乏愛，也忘記怨恨，唯一不忘的恐怕是鐘聲，因為他們藉着它生活，麻木地生存，恐懼地生存。

父親告訴我們，九歲那年他就要挑了兩個貼滿青苔的木桶，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才于地走動，到幾百碼外的河流去挑水，有時猛烈的陽光在頭頂上，汗水就從濕濡的手臂冒出來，分不清那是汗水或河水。有時一場驟雨後，山路濕滑，父親告訴我們，他如何平衡自己的步伐。

我因此知道，父親從小就和苦難活在一塊兒——並且終其一生。

在父親十七歲那年，家鄉受到滔滔破堤的洪水的襲擊，祖屋也因此倒塌了。僥倖逃得性命的祖母，在水流退却之後，回到平地，結果是滿目瘡痍：已如同廢墟的祖屋，碎裂的磚瓦四處橫臥，稀爛的田地，已隨水流急速退去的財物，這一場浩劫是一個好狠的夢魘，致使祖母不知所惜，也不知去向，猶豫着，徬徨着，這片被水恣意蹂躪過的土地，歷史性的古蹟也僅是一個夢幻中的輪廓。總之，祖母整顆心已經懸浮在空中，自事猶如一朵無根的雲，負載着滿腔的淒楚和淚水和被摧毀的心事及哀痛，終於毅然帶了父親與伯父，離開了眷戀的家鄉，舍了一股殘破的鄉土之情，茫然的橫渡了南中國海，來到板島。從此是——寂寞的祖墳漸漸被野草淹沒了，墓旁的阡陌不會引向足跡的到來；風聲帶過，煙火無意識的飄過。從此是——客死異鄉的悲哀。（父親每次都這樣提到。）

來到板島，父親毫無選擇地被送到一間傢私店當學徒，因此註定了這一生要在木板乾燥的陰影下、飛揚的木屑中揮汗滴血，工作。而伯父則到益東熔錫廠工作。第二年祖母病逝了

，伯父和父親皆守在身側，也駐足在白雲山上祖母的墳前。不久，伯父獨個兒跑到江沙謀生，就只靠着每月的書信和父親聯絡，後來，竟音訊斷決。接着又遭逢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政府，伯父生死不明，這是父親一生最感到遺憾的事。……

父親吐了幾口紙煙，煙霧瀰漫，父親整張憂傷而深沉的臉就在煙霧中，迷茫又迷茫，令人深思不已。我站起身來，回到寢室裡。走在經過的那條黑暗的長廊之時，我跌撞地躡着步子，凌亂的心緒加上心情沉重，我無意識地抬頭望向天空，天井的上空有一片眉梢般的初月，那冷冷的光薄薄地洒在屋簷上，我才覺悟——原來是另一個晚上了。原來父親已辭世了三年。我因此只能在歲月的來去中捕捉父親模糊的身影，身世；並且屢次回想起那個平凡的夜晚，父親的聲音——遙遠，深沉，憂慮，感歎。但在我的感覺中他的聲音却像一株在日子中飄搖的臘梅——久遠的芬香。

那些聲音就是我的傷口，我的隱痛，我的記憶。傷口總是想痊癒的，無意間的撞擊和行動帶來的刺痛是必然的，我不在乎這些。所以有些時候，我向着自己的傷口戳去，我是可以經受得起那一陣顫動心弦的痛楚，又好像我要綴補些什麼似的，凝望着血液汨汨湧流的傷口，我終於想到：我應該將那些聲音綴成一首歌，唱着我的懷念，親情，唱着的是……哀歌。我會想：那來自快要被遺忘掉的歲月中的歌聲，會使一個平凡的夜晚愈加醇美，懷想，燦爛。聽着這歌聲時，思念飛隨，彷彿父親的一生底事就如如映現，在歌聲的翅膀上，漸飛漸遠，不過我知道，它是不會寂滅的。

心題

我是多麼渴望你會突然的寄一封信給我，說說你異國居處的竹籬笆上的冬雪凝得多厚，瓦簾下的夏雨流得多長。或者你說說百貨公司的櫥窗已經飄下雪花，鹿車在雪中搖晃。或者，你寫寫異國的冷漠，那些你永遠詛咒着且安睡着的靈魂。或者一個幽暗的短夢，一個醒來了睡去又醒來的苦悶下午。於是又一年了，你會說，又是我們在歲月裡輕輕地散離了幼年的搜索了。那些可悲的、可記憶的，彷彿在時光的空閒中消散了。你或者仍不屈憤怒如焚，誰知道呢，可是我自覺自己仍向黃河咆哮着風雨，仍吹皺湖水於竹松下！

若你想起我來，在你很苦悶很無聊沒有一個朋友的時刻，想起了我們以前共同渡過的歲月，你或者會惋惜。不會，不會的。至少我以為，在荆棘與歧路中我我都沒有迷失了方向，且在路程中把石斧石劍把握得更緊更有力。那麼還有什麼值得我們去追悔的呢，碎心的呢，當我們仍年青得可把月亮摘下的時候。

以前你會對我說過許許多多玄而奧的話，現在我真有點無可奈何地咀咒着你。因為我不是那種可以了解你的人，也不可能在我空閒之餘做一些把你美化的好夢，然後，把你寫進歷史裡去。但是，好友，我知道，我且很明白地瞭解着，你我都是迷失的一代，因此狂妄且傲倨，對一切的事與物都充滿了強烈的不平與憤悲。我們憧憬着一個新社會，一個講實質講廉耻的社會，然後看着我們的祖國慢慢地盛強起來，把我們這一代人好好地教育。憧憬，這只

是憧憬。這種殘留的形式你我比誰都看得更清澈。在別人的眼中，我們只是黃毛小子。但事實上呢？這是一個無可解釋也無從解釋的問題。我們會像唐·吉訶德一樣拿着長矛向風車挑戰，亦對巴金筆下的反叛少年洒下了淚水。是的，你我那時都沒有因此迷失落拓，也沒有遺棄了什麼。我們都不是在常態的環境下長大成人的，所以我們自負我們驕傲，我們沒有常態人羣的庸俗與殘缺。我們孤獨地在黑暗中用自己的手探索着道路，內心的陰影與現實的陰影把我們推入孤獨無助的境界中。我們的希望就一圈一圈地化成無奈的嘆息了。但朋友，我們誤了自己沒關係，你我可不能誤了我們的祖國，誤了家人底期望。一天，在黃昏，在自傲與自卑的衝突下，我們來到了這座照着夕陽的小橋。你躺了下來，躺下了你的平靜與你的憤怒。我悲憤的臉上仍不停地抽搐着。我把手插進褲袋裏，彷彿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可遮沒青山的巨人，在許許多多偉大人物巨大的身形背後崛起，也與他們一齊平坐。我於是更充滿了一種幻影似的信心，我大力地搖醒了你。我們鉤手指爲誓：沒出息的沒超脫的就做個乖乖的羔羊罷。所以你走了，走得那麼急促，來不及說一聲再見或唱一首陽關三疊，留下了在我心頭上一種新的與未來的對生活與信仰的挑戰。在歧視淡漠如鬼眼的眼光中，我一再提醒自己，我仍然掙扎着，仍然企圖擺脫現實的約束，超越自己。

事實上我證明了許多事情的荒謬。契訶夫在「普里希別葉天中士」、「討厭的客人」、「在磨坊裡」、「沒有結局的故事」等一系列的作品中所描寫許多醜惡的人物的原形：自私、專橫、貪婪、虛偽、卑鄙，我已看到了使自己麻木。我是感激你的。沒有你，我也不會以超自然的白衣人身份出現在我底生活中。你的伙伴常給我精神上莫大的慰藉，我有一種預覺，一種自知之明，我死去的一刻也會想起一個會與我共患艱難的朋友。這該是一種快樂。我願擁有這快樂去滌淨一顆蒙塵的心靈。

也許我們的確缺乏哲人與藝術家的襟懷，所以我們無法昇華。但是好友，我們也沒有遺棄生活麻醉自己消蝕生命！你我自小就受着華族正統文化思想的薰陶，且有着強烈的國家意識與民族自豪感。我不想像郁達夫筆下的廢頹少年，我知道你也不愿的。你眉宇間那縷淡淡的憂鬱與憤怒，以及你熱情的真誠，時常使我聯想起一張雪白的紙卻被人墨污的過程。我當然是憤怒的。我始終憤怒着。

我會告訴你，我正迷戀着一種未來的可能。我憎恨那個家，你明白，我的父親是偉大的！我的母親也是偉大的！我底弟妹更是無辜。我只是詛咒着這俗氣擴充底社會形成我底家的零亂。你也曾有過一個褻殘的家庭。我們都是不幸的人。於是我們企圖跳出萬丈紅塵。現在，好友，只是命運太捉弄我了，除了我底傲骨仍一樣的不屈，我實在一無所獲。你怎樣呢？我深感到一種我過去的不幸的蒙羞。

我突然憶起那條小徑，我們，還有一個風裡蓮花的女孩，曾踏碎了多少次黃昏的落日，尋找我們的少年夢。這條小徑沒有變，還是那樣彎彎曲曲。小徑的盡頭，出了一座小小的森林，是一片茫茫無際的曠野。那兒有我狂嘯的聲音，你簫聲的迴盪，她飛舞的踪跡。那年，奔風的年代，你我雄姿英發，與她底綽姿，在潺淙急流的山溪中牽手高歌，且在霧重夜寒的巔嶺上，對着火團舌燄笑了足足一個午夜。我們迎接了多少歡樂，送走多少悲哀。你就是在那山谷裡瀉出的霧靄把她帶到這山崗來，與我認識。她曳着的白衣，隨着源自遙遠青山的韻風飄飄而來，落日的彤雲修飾了她底古典如花的面龐。她的長髮，把黃昏彌漫了帷幕。那小嘴綻開了。我們闔上眼睛，她就薰風一樣飄到我們的身旁。這該是回憶。你走了，爲了我們的諾言，她的愛情是如何爲你哭泣。她的淚珠沾濕了你遺下來的簫，直落簫心，也沾濕了我底心坎，沾濕了一切已乾澀的冷寂。兒女情，自古英雄都無法自禁。這是一種折磨。兒女情，我會發誓，我不可能牽入了。

愛情的犧牲和奉獻都是基於一種自我的滿足，它是自私的，況且它也不能成爲一種信仰，我們的信仰。

這些日子我們還要去追悔些什麼呢？我們仍年青。我雖對現在的生存有一點抱歉，但我不會安照命運給我的安排的方式生存下去的。現實雖然可悲可咒，卻不足以阻撓我奔向世界的熱情。

我真希望你現在對一切仍不停地求索着。在意識中，我一直覺得你很有可能改變了。我有點後悔唸了一點哲學，認清了事物的本質，看透了許許多多的東西只殘留其形式而已。我或者會很容易地就溺死在學問的大海裏，我幾番掙扎，抓到了一塊浮木，浮動、浮動。

我最終將會隨着潮水的沖湧到達岸上的。

溫瑞安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是

——杜甫

「這裏不適合我們。」

「虛偽的臉，荒蕪的心。」

「你和他們的約會是在什麼時候？」

「十一時半。」

「……嗯，我們就離開這兒罷！」

我們都沒有說話。沒有。車子平平地向前駛去，不算太快，也不算慢，但子夜的寒風迎撞而來，來得很是猛烈，又喧嚷着撲噬到後面去了。我們都沒有把玻璃鏡上起，風蕭蕭地湧進來，我的手

擱在車窗欄上，凍得冰涼，就像死人的臂；可是我沒有把手抽回。哥哥就坐在我右旁，專注的、沉默的，又似悠閒的駕着車，水藍色的長袖衣搭在駕駛座上，節骨凸起而修長的手指，正微微地彈動在駕駛盤黑色的塑膠皮上。這是一個很濃很濃的夜，在這條超級公路上，車子已近乎絕跡了。車子穩健地往前吞食着公路，車窗一口一口地豪飲着寒風。車內只有哥哥和我。我們彼此都沒有說話。

我們都沒有說話，車外風啊黑夜的風狂吼，夾着微弱的馬達聲。黑夜裏街燈亮着淒清而倨傲的白芒，一列列從前方迎來，自後方遠去，如長城的女牆上放哨的戍卒，守一宇宙無盡的黑夜。燈是送我們的嗎？我們自一華宴中匆匆趕回，燈是迎我們的嗎？我的朋友在遠方苦待。車鏡映起一片強烈的光芒，按號一聲，一輛黑色的轎車夾着呼嘯狂號超越了我們，留下兩盞紅色的訊號，遂而消失於太濃的黑暗中。哥哥沒有說話，我也沒有。我們的車子沿着硬灑的柏油道上的白線，平穩的馳着。但一切都似忽然、忽然暗淡下來，抬目處，前面已沒有了路燈，後面的一列列高瘦的戍衛正迅速地遠離了我們。我回頭望着那最後一盞燈的清芒。一直呆視着：守城畢竟是過去的事了。

畢是是過去的事了，寂靜也是過去的事。我們仍然沒有說話，但哥哥一探手，扭開那錄音機一雙妖異暗紅的眼，這是黑暗中刺目的紅芒了。歌與音樂，自車內共風迴旋着，旋轉着。我舒適地靠在車座的背墊上，靜靜的聆聽着幾首放任的、撕裂般的情感。這般強烈的感情；這般沉猛的音樂。這種吶喊式的唱法，是不是真的能把我這一代的失落，徬徨和苦悶切合地表達出來呢？我們這一代的積悶，真的是那塵無可底止嗎？風狂吼在車外，夾着一天地間被撕裂的夜色，我的靈眸一片迷茫。旋律不知在什麼時候，都轉向柔和了，那仍帶着幾分雅氣但成熟的嗓子在追迴着他的「蝴蝶」：

But still I have to say good-bye

Butterfly, my butterfly,

I'll come home to you one day.

Butterfly, my butterfly

Wait for me don't fly away

我忽然有了點笑意：“Wait for me don't fly away.”多自私多真摯但又類似夢幻的話啊；戀愛本是自私、真摯且執着和迷信的，尤其是那動人心弦的初戀，沒有人能在初戀中讀回完整的自己：一如你的小名，多年沒有人叫喚了，一旦被喚起，總會有些惆悵的——但又何必讓記憶殘傷着自己呢？冷冷之初未必就是冷冷之末。蝴蝶，蝴蝶，那男孩子反覆地、愛憐地吟唱着。他有他的蝴蝶，我呢？蝴蝶飛來，翩翩復翩翩兮，來自神話，去向古典。那襲白衣，那襲白色的輕裳呵，會寥落地爲你彈一闕，「塞上曲」，十指過去，凜凜的都是朵朵音符。如這一切都能留住，如這一切都罷留住，該多好，該多好呵該多好！我笑笑，把支頤着下頷的臂略略更換了一些微的位置。旋律終止了，另一曲响起，這是那悠悠的女民歌手瓊。拜茲（John Baerz）的低訴。低訴呵傾滿在凝結成大塊大塊黑夜的車內。濃濃鬱鬱的迴响着、交替着、重覆着：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s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s through

And half of the summer's night.

風在車內車外狂狂野野的笑着。我不知道它們笑些什麼，我真的不知道。我坐在車內，車子平平穩穩地向前航去。車內的黑暗凝結成塊，那錄音機的紅眼顯得份外刺目。這麼濃這麼多的苦愁呵！我望向一片森沉的車外，樹叢正以手臂解剖整座黑夜。我忽然想起白衣，那在靜夜裏笙歌曼妙的白衣。那愛穿淡紫衣的白蛾，那酒過深深的水仙。騎火疾閃，箜篌悲鳴，腰間弓，匣中劍，就這樣，我在風沙萬里的江湖中去來至今，白衣呵白衣你是否仍在空谷鳴琴？玉樓笛斷，但我在這裏，車中也好，畫中也好，卻未可聞，且絕不可聞！箏呢？簫呢？當然都不會夾雜在適才的華宴中：它在萬里外喚我，聲聲喚我，直至弦斷、刀斷，人去

去

去

去

去向天涯！

一錯愕間我的額撞在窗櫺上，刺痛令我猛抬頭：車子照常前駛。哥哥瞥我一眼，脣角有一絲

了解的、而又詭秘的笑意。這哥哥！這年青的哥哥，這成熟的哥哥！真欣賞他的洒脱與傲岸。一剎那間他看出了我什麼了？他知曉我在想些什麼嗎？時針航向夜的深處，車燈戮殺着前路的黑。時針滴噠的走着，馬達單調的吼着；一切正常，一切正常得有點幽異。前路。後路。樹叢疾飛，沒有一幕是留得住的景。我的視線凝聚在前路一座座穩現的碑，被強烈的燈火照射下，慘白一片；遂而逼近，逼近，最後消失在車沿。碑上的字指着路節的數字，以及前面驛站的名稱；但什麼是前面的驛站呢？我瞪着那一行行聳直地被車燈逼得在路邊隱現的里程碑，忽然毛骨悚然起來。前路是什麼驛站呢？碑石慘白，如嗷嗷冷笑不語的木乃伊。它們僵死在路旁的草叢裏，不分晝夜地站在那兒，指引着路。不過前路是什麼前路前路前路是什麼？碑石僵直地向前伸展，一些常年吸收着日月精華的蘚苔，爬滿碑石的一身，在風中慘吼。我雙瞳張大，在車中的小天地裏幾禁不住尖叫起來。我驀地回首，望向哥哥，他一臉嚴肅地駕着駛盤，嘴角有一絲奇異的笑意。我看到他的金袖扣在發亮。錄音機的紅眼也在發亮。但我什麼也聽不到。風聲，儘是風聲，慘呼狂喊在我周遭。馬達的呼號的雜在狂風裏，沉悶而有力，車子向前疾飛，表上的紅針已指向八十，前路里程碑，忽而多，多得妖異；忽的少，少得零落。车子在急速的轉彎中，每一座碑石都急速地穿上縞衣，慘笑地期待着一次慘重的意外——

我不清楚適才發生了什麼。我真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一切都回歸平靜。表上的紅針指在五
十上，車子平平地向前滑去，如一道萬里無波的行程。我望向哥哥，他唇邊仍是含着一樣詭秘的
笑意。金袖扣奇異的閃耀着它的光芒。車內紅燈亮着，只是沒有那麼刺目了，我又聽見那柔美的
弦樂……：……：適才的都是幻覺嗎？我努力為自己適才的恐懼去搜集一些証據：石碑仍高高低低地
、疏疏落落地向前方延展，往後方湮沒，車燈掃過處，路旁的香煙廣告牌蠱惑地亮了起來；車外
的風聲仍充滿了一天地，我的手臂仍冷得發麻，周遭仍是一漠留不住的夜色。一切都回歸原來的
面目；我適才被冷汗所浸濕的衣襟，已被風吹得乾爽。難道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嗎？那種無可名狀
的、碩大無比的陰影，那摧心裂魄的、無可抗拒的恐懼，何時隱身在我心靈的深處呢？難道它是
一種預感、一條終有一日橫身欄在我前路的黑影嗎？它總會在我既逝或日後的生命裏出現、一如
誕生與死亡的循環嗎？我不知道，我忽然感悟的是：為何有白衣人在子夜的大漠裏泣月，在暮日
的斷崖上投江。這是一種瘋狂啊瘋狂！

「看到燈馬？有燈自遠方亮起。」

「總算可以看到燈火了。您知道地獄嗎？如果在地獄裏走長長的隧道，不知會不會看到燈火關珊？」

「唔。快到了，想來他們仍在等你。」

「麻煩您先送我到沙原去。哦，對了，您自己呢？今晚讀詩還是寫詩？」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

「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飛霞」一、二八駛入沙原，輪子輾過鬆軟的沙地，吃力地駛着，車廂外一片漫天瀾地的塵沙。我用有點麻木的手肘撐開了車門，哥哥深意地望着我：「好好地談談罷。」他的車子往後退了幾次，才擺好方向，「呼」地向遠方馳去，沙粒瀾漫中我只見那漸行漸遠的兩道凌厲的紅芒。我揮揮手，有點茫然：「晚安。」塵埃總會落下的，但我想不到塵盡埃滅時，夜穹竟如此雅麗！月麗如水，如水月明；星佈滿穹，滿穹星佈。我的影子正躡足拉長我的影子，我向前緩步行去。而他們，呵呵他們他們我的朋友們，正坐在月下的石墩上，含笑迎接我底前來。

就這樣，見了面。就這樣，談了話。就這樣，星空下互訴着星星點點的寂寥。被聽的和去聽的都恍然不覺，不覺星漸稀稀，月向西斜。夜央。霧寒。那笑得像座大海的黃昏星忽然站起來，道：「這次所要舉辦的天狼星詩人大會，正如在如許夜深裏仍談着文學藝術的我們——」看來在這國度裏，再也找不到第二次或第二批了。」

我望月，月好像忽然近了；我望星，星星忽然都那麼可親了。「那末，今晚是什麼會呢？」我望向北斗，再望向獵人座，笑着道：「不如就叫做滿天星斗大會吧。」

「滿天星斗」大會、「藝術殺街」、「九一八」草坪等等等等，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熟悉而且特殊的名詞。在「藝術殺街」裏我們以詩爲矛，以書爲盾，每人手上拿了本厚厚的詩集，誰要來嗎，且住，聽吟一闕音節鏗鏘的現代詩，再欣賞一篇悠悠遊天下的散文，君若非知音，且去！休擋吾

等去路！在沙原上，就是這個靠近橡林的沙原的石墩上，我們看星星望月，談一夜悲歡離合，奮鬥、掙扎、幸福、理想與愛情。

愛
情
？

愛情是什麼？愛情非將來

來吻我吧，雙十的情人

青春是不中用的東西

這首詠嘆調，早在余光中先生的散文裏唱過了，現在卻遺下給我們，給我們配上悲涼的調子，反覆吟唱。「青春是不中用的東西」？我們唱了，然後互相對望一眼，再唱下去。我們歪歪斜斜地亂步着，沙原上一片空漠，夜深沉；夜深沉沉。我們如月下的精靈，醱酩於太白的月下，或起舞、或弄清影，但絕不止三人！想我們第一次在詩會中喝過的酒——酒瓶狼藉高高低低，東倒西歪。一夜的哭訴，一夜的嘔吐。想那次胡笳十三起的月夜，我拔出兩把晶亮的小刀，飛舞於思君令人老的月下，刀起刀落，刀去刀來，燦閃如我年青的生命！啊白衣，我學的是國樂，練的是國術，但墮落江湖，竟無一可談之人。我活着，是因為我的純和真，我的勁和熱，還有啊不能忽略的是：

我的

狂傲

啊

狂傲

我們歪歪斜斜地走着，偶爾搭着彼此的肩膀，偶爾落寞地唱着歌。我們都是哭在千里外的龍族，無人知其瀟灑和落寞。你有你的苦愁，苦愁，我亦有我的。我們都想了解和幫助對方，但是，請勿干涉我們的自由。我們活在現代，活在無根的現代，讓我們痛苦地站起來，走回傳統，走回傳統和古典去。

「我們不能空穴來風的創造新的傳統，但卻可以活用舊有的；我們以新的形式，新的象徵和新的內容，把它重建起來。」

「我們的重建並不是破壞，而是改良。我們要求的是新的生命、新的意義。」
「什麼是我們新的意義呢？」

「Coleridge 的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中的信天翁。」

「易卜生的 "The Master Builder" 中 Solness 的那座空中高塔。」

「Herman Melville 的 *Ahab 船長 Moby Dick*。」

「或是但丁的『神曲』，如 Thomas Carlyle 稱之爲 "Architectural emblems" 也好，如 T. S. Eliot 所稱的 "Visual imagination" 也好，總之，它是我們的抱負，我們的理想，我們所真正需要的作品。」

我們像不眠君休去的夜客。橫橫拖拖地行着不丁不八的步姿；沙原已到盡頭，黑壓壓的橡林當頭罩下。休止符望望落在鬢邊的月亮，忽道：「月偏右，我們以快速渡河。」然後笑了一笑：「葉珊詩句。」余雲天一皺眉頭，笑吟：「儘管終夜爭吵，到底月色可以不可以掃？」——王潤華詩句。「葉遍舟忽然激起一片落草的豪情：「誰信京華塵裏客，獨來絕塞看月明。」沉默了好一陣子，藍啓元嚴肅地開腔：「像每扇釘着獅頭銅環的紅門，我們堅持着輝煌的沉寂——變奏自葉珊詩句。」黃昏星忽然臉色繃緊，吟道：「還是王潤華的詩：你的臉色蒼白如刀，爲死亡的千歲切着生日蛋糕。」這時候我們已全然進入橡林，凌亂的樹葉咬叫在我們的鞋底下，月亮已完全被橡樹的陰影吞食了。吳超然忽地以一種奇異的音調噙溫任平的「死前一剎那」：

單調的鼓聲

是我的心跳

在長方形的黑暗中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

沒有人

沒有

聲調幽異，似响自一個很近很近、很遙遠很遙遠、很陌生又很熟悉，很空漠又很多洞穴的地方。我回望一下周遭：無邊無際無涯無終無止無天無地無岸無緣的黑暗。我細聽、細聽一下周遭：錯落的步履步履的錯落步履錯落地响起又响起聲聲的錯落錯落的聲聲錯落。有一個聲音，在遠遠的最黑最無可底止的地方喊起：叫你不要提起死亡不要再提死亡死亡死亡不要再提死亡死亡啊死亡不要不要不要死亡死亡。有一種惡兆，那麼熟悉，或許在遠古，或許在未來，在心靈深處的最最深處，如水聲般淙淙地响起，細細，微微，逐而清晰、吵雜、喧聒，舖天蓋地的鬧起來了。

啊少年呵少年，你又何苦來此呵何苦來此！前路是一片死死的漆黑。我不知道我是否正走在橡林的小道上，還是已步入林中的深草裏；某些樹葉與樹枝，與我擦肩而過。我走着，聽到他們的步履以及呼吸。我知道在不遠的前面有一座神龕，但我不知我們是否能抵達它。記憶中那神龕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盞常年燃着的暗黃色的油燈，搖搖幌幌，幌幌搖搖，與那刺鼻的油味，拋弄着那神像的影子。那座神像險目獍狴，張目而露齒，往往有重重厚厚的蛛網把它網綁。那只是一座小小的、幽詭而恐怖的神龕而已——但我不知我能否抵達它。兩小時前在公路上飛車時那詭秘而熟悉的聲音，又開始、開始在呼喚我了。

但是仍沒有誰先開腔，沒有人提出回頭的意思；他們都在走着，沉重的呼吸着。他們都在感悟着些什麼嗎？或許，我想，那是死亡的壓力與生存的逼切。我們不知道在我們咫尺間站着的是棵樹抑或是一具帶着帽僵直的屍戶，但我們都打起同樣沉重的夜色，聽着伙伴們的呼吸與步履，向同一方向走去。唯有呼吸與步伐才能証實我們的存在。我們堅定的走着，儘管我們的心裏正陷於極大的恐懼中，而且，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到神龕，更不知道我們是否走對了方向。

但我們是不應該唸那幾首死亡詩的。我們走着，傾耳聽着彼此步伐下那奇異如迷信的節奏，一聲聲，始凌亂，後來都漸漸疊合在一起，變成同一種節奏了。我的心不正常地跳動着。一座座里程碑。車後的兩盞紅燈。車內刺目的紅芒。冰冷如死人的臂。詭異的微笑。冰僵而載着翎帽的屍戶。那熟悉的聲音在我心靈中顫抖着、顫着、抖着、震起絲絲回音。這些事物一直在我腦中、眼中、耳中、我所有的感覺中出現，但它暗隱的主題是什麼呢？看來我必須面對它了。

我必須面對它了。我只怕一件事，我不怕打擊，不怕失敗，不怕失望，只怕死亡，因為它是我唯一克服不了的命運，改變不了的終局。或許，爲了一件具有偉大的意義或真理，我不惜以生命去換取；但我憎惡死亡。可是沒有人能自死亡的巨網中逃脫；既然如此，我唯有以生命的光芒去照亮死亡的黑暗。我本身的光芒也許是很微弱的，但我會以我的撞擊去發出我所有的星光；生命是悲哀的，死亡是可悲的。但我蔑視它們，既然我無法逃避，等它來罷！在它未來之前，我會盡量放發我的星光，讓更多一些人能分享它片刻的溫熱與光芒。

不能征服死亡，那麼，不要被它征服罷！死亡是碩大無比的，也許它的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內涵。死亡造成的是對生存的遺憾與生命的留戀，但連遺憾與留戀都不能再容納了，因爲死了便等於什麼都沒有了。死是痛苦的，他，或她，只能靜靜靜靜地匍伏在冷冷濕濕的黃土中，每一晝每一夜晝晝夜夜地躺着，不能移動也不能說話，沒有思想也沒有感覺，直至有一天他們變成了一堆白骨，由白骨再化成泥塵，永遠，永遠永遠永遠永遠地消失在上；儘管他們在生前或許是聖賢豪傑，或是絕世紅顏，但那都是些過去的事了；如果他們曾在世上擦亮起一片燦爛的星火，那麼，或許有人會追念他們在星月下。但追念又能擬補些什麼呢？仍生存着的，只憑添一種淡淡的輕愁；已死去了的，已完全沒有意識了。我們活着的一天，有多少時候是去爲那些逝者而緬懷而追念呢？多少名將會憶起岳武穆的雄風？多少名士會追念蘇東坡的豪情？就像我們這群專研文學的，有多少時候，會默默地爲那給文學思潮鉅大影響的學人柏拉圖、阿里斯多德等低首追過？更休說那些成就不及這些偉人的冤魂了。一將功成，枯朽的雖僅是萬骨而已？一項改革，熬白了多少人的青髮！但那些人呢？枯了，朽了，隨風而逝了，他們曾經活過，會爲自己想過，也爲別人想過，但而今呢？偶爾想起他們的，又有何許後人呢？甚至他們已被淡忘了，他們的名字已隨歷史的蹄而湮滅了——最殘忍的是：他們已化爲泥塵，不管被憶或被忘了，都與他們無關了，死去便是什麼都沒有，包括追念和回憶。或許如今我們正踩在他們的頭頂上，但他們在冷濕的黃土中，恆古以來所發生的事，已與他們無關；他們已什麼都不知道！他們連什麼都不是了！覆蓋在他們頂上的，是如此美麗而古典的星空，但他們知道嗎？他們知道嗎？

我們仍疾步走着，被蠱惑似的走着，被趕屍似地走着。如果前面忽然出現的是一具無瞳無目長舌滴血的靑鬼，對我們來說，或許還是一種存在的証實——至少我們知道，死後還有再生，

雖然這種「再生」是等於「死活」，或許是活在一個更慘詭的世界裏，但這畢竟是存在啊存在！只要有存在、有意識，便算是有價值的活了！只要死去不是什麼都沒有；沒有回憶，沒有過去的痛苦和歡樂，也沒有現在的痛苦和歡樂，更沒有將來的痛苦和歡樂！就連我們現在正想着生存和死亡，但有一天，忽然連這一點痛苦的思索都無存了，那該是多殘忍呵殘忍。

殘忍

。人渺小，人太渺小了，很容易被死亡所擊敗。夭折，壽終，都逃離不了宇宙的冷視。宇宙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我們抬目，只見一片黑壓壓的枝葉，就這樣捏殺了人的視力。就算我們能仰望星空罷！我們所能見到的，是浩淼的星海。那一顆星離你最近？設若你神遊到那星上去，在那兒望見的地球，是不是也是星海中一顆隨時可以幻滅的小星？而你只不過是這小星星上的一丁點些微兒的小東西罷了！你可以幹出一些什麼偉大的事業來嗎？也許罷！在這大宇宙裏，我們能了解的是多少顆星星？唔，從這裏望去，是一片無盡的雲海，那麼無盡的雲海外又是什麼？無盡的雲海之外的無盡雲海之外的無盡的雲海之外之外又是什麼？是邊際嗎？邊際之外又是些什麼？要永垂千古，要永恆，要不朽，在我們的星球上已難做到，每一個星球都有他們自己的經典，我們能做到的又是什麼？星星之外的星星之外——我是說在 strongest 的透望鏡中，能看到的是多少顆星星？星星之外呢？這浩淼的宇宙啊——宇宙真的浩淼嗎？這整個「無限」的大宇宙，是不是一個「無限」的神祇指下的棋盤，棋盤上放滿小星星，所謂時間，便是 神們的對變過程呢？我不知道，沒有人能知道，如果人類以後還有千千萬萬的歷史，等有一天他們「征服」整個宇宙後，才驚覺他們只是從一個八卦中跳出來而已，那是何等感覺啊！八卦以外的呢？所以當我們望星，當我們整個融入大自然時，我們早已被那藍得深永的雲海所溺斃了！

宇宙啊無限啊是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玄。正如讀杜甫的「八陣圖」後的感觸：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一剎那間，時間和命運的洪流淹蓋了一切，我，人類，以及一切一切。未知的無限，對悠悠之天地的無奈與哀恨，都浮現在我所有的感官裏。前人的遺恨，令人的虛無，如戲劇而且是悲劇地在空漠的時間之流裏魚貫走過，多麼 *ironical*！但是我能做些什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呢？我們仍然年少，仍然狂熱，仍然渴切着自己的輝煌映照在別人的身上！怎麼能因為時間，空閒與命運的汪洋便喪失了波航的勇氣呢？如果有命運，如果真的有命運的話，命定了我現在要因恐懼而停頓我的步行，我偏走偏要走要走走要走走——如果有命運、命運那斯要我現在不能開口，我偏要開口開口笑：哈哈哈哈哈。這算是給命運的一種反擊？究竟是我敗了祂？還是祂敗了我？是祂本來要我沒來由地笑起來？還是我沒來由的笑已驚破祂的掌握？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伙伴因為我笑聲而放緩了步伐。我不能知道得那麼多了！我仍年青，我仍豪放，我的刀尖而利，我的簫並不淒涼！我是龍呵龍是我我是龍龍龍龍

龍龍龍龍龍

……………周遭還是無天無地無邊無際無岸無涯無遠無近無生命的黑暗。我忽然發覺：我聽到自己的步履，伙伴們沉重的呼吸聲已愈來愈輕輕微了；我甚至已聽不到他們的步履聲。但有點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離那神龕尚遠，尚遠尚遠，我們就連那兒淒慘的油燈也無法觸及……………萬一，我是說萬一，抵達時只剩下我；或者，走出此林時我忽然自這世上消失了，我想，在我們的以後的殘生裏，會有一段入肉見骨的刀傷；在記憶裏，會有一滴血流膿永不止歇的潰瘡；似蠶蟲一般的，噬嚼着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殘軀，每每在午夜夢迴時，如巨影般地壓滅過來，把我們擰在血掌中，挑逗着，玩弄着……………

我只是說萬一。但我全身的毛孔都在冒着冷汗。因為有一個熟悉而幽異的聲音，在最深的暗處再三的呼喚我底乳名。

隱士與喜痞

君子與英雄之七

談人類的文化，原只是一個主題，都是爲了適應生活。生活的如何適應；便是產生文化的動力。由於自然環境的不同，人們的生活方式便不免有歧異。生活的內容，愈來愈豐富，也愈來愈複雜。到了人們有空閒來思考的時候，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

也就是由於自然環境的不同，使中國能夠閉關自守到數千年，便形成了東方文化。當然，談人類文化的發祥，尚有恆河流域的印度文化，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文化，希臘羅馬文化；到美國獨立之後又有新大陸文化。歸納起來，應該分成東方和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就夠了。

現在談文化，又有以國家爲單位的，例如馬來西亞文化，新加坡文化，印尼文化。我想：非洲的那幾十個國家，也可能各國要建立各國的文化，在政府中專設一個文化部之類。連跳跳舞唱歌，都不叫遊藝會，美其名爲「文化表演」。各國政府行政塑造其本國的專有文化，其成效如何，尙難推斷。照目前的趨勢來看，從前的青年只留留長髮、做做和平手勢，現在連吸毒也敢幹了。於是衛道者流大嘆「世紀末文化」，好像整個人類的精神都要崩潰了。君子是甚麼？君子成了偽道學；英雄是甚麼？英雄可能就是有磁性音喉的流行歌星！

PAGES 73 – 88

MISSING AT TIME OF

SCANNING

，明朗而易上口。它的海報近似日本電影雜誌常見的外國電影廣告，尤其使我記起菲丹娜惠主演的「樹底下的屋」的一幅。「愛與死」是這樣沒有性格，沒有氣質，它描繪不出愛，也刻劃不出死。中村登，假如我沒有弄錯，曾經拍過一部久仰大名始終無緣見面的「暖春」。他的「古都」，雖然也不是十分好的電影，但沒有「愛與死」這麼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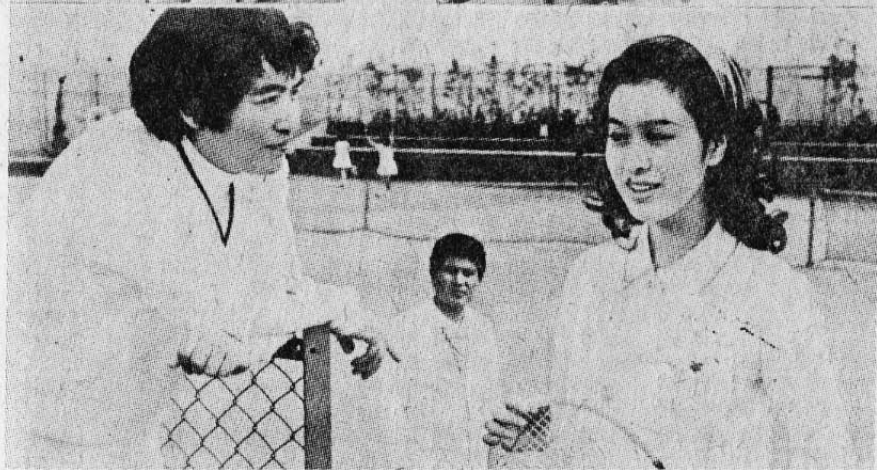
第二晚本來排好的是一套講一個法國男人與一個日本女孩戀愛的愛情片，叫「戀之夏」，臨時抽掉了，換上豐田四郎導演的「恍惚之人」。之所以換片，是因為「恍惚之人」女主角高峰秀子來了，準備登台，自然要換上一部她主演的電影，方才名正言順。這晚影片放映之前，她在台上講話，再由人譯成英語。可惜爲了等一個朋友，遲了進場，聽不到她說些什麼。門票是這位朋友送的（謝謝），不過遲到是很不好的習慣，而且人家活生生站在台上，十分不好意思，還是不免跟自己生氣了一陣。

「恍惚之人」是黑白片，放鬆一些，它是很好的了。當然它不及褒曼的「野草莓」深刻，也沒有布烈索的「穆瑞特」感人肺腑。很多地方，它似法國新潮初期的作品，譬如杜魯福的「四百擊」、「射殺鋼琴手」，高達的「斷了氣」，風味上略有相同，可是鏡頭不够靈活和敏感。老人的心理背景並沒有作進一步的交待，是最遺憾的。我個人認爲他小時候必定缺少家庭溫暖，尤其是母愛，當他看到媳婦育孫兒時的情景，心理上受了波動，到了失去記憶和理智的時候，才把媳婦當作自己的母親，發洩了抑壓已久的情感。故事隱隱表示人生就似上一個山坡，到了頂點，便會由山的另一面走下去。所以這個老人變回孩童，變回嬰兒，再變成沒有出世，也就是他的死亡。冥冥中有一點道家思想，可是導演並沒有向哲理這方面發展。

豐田四郎拍過「地獄變」，是極負盛名的日本導演。「恍惚之人」雖然有欠完美，然而平易近人，親切生動，也算一部好作品。他沒有將女主角塑造成不愠不火的夢想主義人物，她有脾氣，半夜被家公弄醒也會抱怨，這點是可喜的。要不然，這個角色會變成以前南紅白燕她們常演的那些。老人雨中看花的一場意境高超，是全屏最美麗最動人的場面。無邪的眼睛方才覺察得出美麗。豐田四郎關心他電影中的人物，並且愛他們，令到觀眾也一齊關心他們，愛他們。這種人道主義的精神，使「恍惚之人」充盈溫暖，在短短的一百分鐘之內，培養出觀眾對它的感情。技巧方面除了先前說過的嫌不够靈活和敏感之外，一般上是不錯的，女主角在安老院看到一個老人死



吉田憲的「孤島の太陽」



中村登的「愛與死」

去的一組鏡頭是一個証明。

我覺得豐田四郎有意反映當今日本新一代年輕人的道德觀念，他安排兩個大學生模樣的角色，足以說明他在這一方面的居心。可惜只着皮毛，看不到中核。另外我奇怪他老是有意避開有關性的問題，我想可能爲了遷就中年女性觀眾，也可能認爲這個問題太棘手，故此乾脆不提。

高峰秀子是極佳的演員，特別喜歡她神經質式的神態，能收能放而不過火，比男主角，演老人的森繁久彌還要精彩。她令我想起法國的安妮徐納杜。電影裏頭的她比真人老，那晚散場在大會堂門口看見她，不免多看兩眼，燈光和裝束的關係，又是另一番風采。

「恍惚之人」裏演她兒子的市川泉，有一頭長而整潔的頭髮，整齊得驚人，我不知道他有什麼辦法做到這點。後來和朋友研究，認爲可能噴了髮膠，又不敢肯定。

第三晚的長篇卡通「金銀鳥」，我們看的是英語版，所以省了讀字幕的麻煩。我一直認爲，日本的藝術一般來講都是「綫條的藝術」，由古廟古塔到和服，由版畫到設計，由庭園佈置到插花，都是綫條上的美感。他們的卡通，如果當年你看過「西遊記」，一定還有深刻的印象。「金銀鳥」是典型的日本式卡通，顏色鮮明，可是沒有和路狄斯耐的醇和。它充滿小趣味，剪輯深蒙太奇功能，嘻嘻哈哈，看的時候的確開心，看完也只能說它好。和「黃色潛水艇」與「阿當第二」比較，它當然遜色。不過它好過去年在商業戲院上映，麗莎明妮莉幕後配音的「綠野仙踪續篇」。

「金銀鳥」的故事，相信大家熟悉，不需要贅言。它似乎教小孩子貪錢，這點不大好。錢之權威性，不容我們否認，重要的是得到錢的方法和用錢的方法。在「金銀鳥」裏，我期望導演至少說明海盜大王得到寶藏和男女主角得到寶藏二者的不同，爲什麼同樣的東西，落到這個人的手上是好的，被那個人拿去是不好的。這部簇新的日本「金銀鳥」沒有提出新的角度和新的觀念，在思想性方面來講，未免不能使人滿意。

除了這三部劇情長片之外，每晚還加映一部記錄片。富士山四季的風情，移山倒海的實況，日本都市繁雜的交通系統，我們都領教了。拍攝技巧不見得特別精彩，合格總是沒有問題的。而在最近這麼炎熱的天氣當中，有幸得睹滿山皚皚白雪、垂柳的清澄的河溪、甜美爽口的「金銀鳥」和樸實的「恍惚之人」，也算我們的造化。

風訊

□我們以前介紹過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辛尼辛，並選譯了他的作品，事隔兩年多，讀者們也許漸漸淡忘了這位當代的蘇聯作家了。這一期，我們刊出了他的一篇領獎演講詞的摘譯文。

□從這篇演講詞裡，我們可以看出他對藝術的熱誠和勇氣，堅持出版創作自由，不畏權勢，語氣強硬，矛頭直指蘇聯當權者。文中有幾句話，是很值得我們喝彩和深思的，這些話是：「一國的文學如受權力干擾，則其國大禍將至，因為這樣，不僅違犯了『出版自由』，而且關閉了國家的心靈……。」

□另一段話，簡值就是一篇莊嚴勇敢的作家宣言：「我深信，世界文學有權幫助人類看清自己的真相……虛妄是暴力的唯一支持……而作家和藝術家們，卻能夠征服虛妄，在與虛妄相鬥爭的場合，藝術最後是勝利的！揭示真理比之整個世界更為重要。」

□虛妄是一種可怕的現象，它的來源是兩方面的，或來自朦朧的宣傳，或來自群

衆的盲目，但其造成的結果則一，是心靈閉塞，無視真相。與虛妄鬥爭，是作家的工作；是否願意張開眼睛看看，則在於讀者（群眾）。

□羅繆早就答應給我們介紹「帶路的人」，他的工作忙，一拖就拖到上個月交稿，我們謝謝他給我們帶來這本四十年代出版的小書，雖然薄薄的只有三十二頁，但是，從這薄薄的三十二頁裡，我們可以感觸到那個年代詩人們跳動的心。

□除了羅繆的介紹文字外，我們選刊了這本小詩集內的兩篇詩論。一是唐混的「梵樂希論詩」，一是方敬的「新詩話」。

□讀了「梵樂希論詩」和「新詩話」兩文，詩人們正可提起信心，不妄自菲薄，詩的創作自有其莊嚴的一面。

□這本小詩集最可讀的卻是那篇「編餘小記」，全文已在羅繆的介紹文中錄出。讀者可以從該文裡看出，就算在三十年前，他們的欣賞態度和編輯態度，是多麼的開明。

□多少年來，我們即本着開放的心靈來編蕉風，也讓讀者接觸多方面的作品，是西方作家作品的介紹也好，是三四十年代作家作品的迴顧也好，目的只是讓讀者多看，同樣地，對創作文字的刊登，也求多方面風格的照顧。我們不否認其中有些作品稍欠成熟，但是，對熱衷於文藝創作的人，我們在應加鼓勵的心情下，發出一兩聲喝彩，是必需的。

請閱下列四種叢書

棕櫚叢書

宋子衡著：宋子衡短篇

冰谷著：沒有黃昏的日子

每冊訂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NG NEOH LENG,
153, Jalan Tanah Liet,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犀牛叢書

1 李有成著：鳥及其他

2 麥秀著：再見斑馬線

3 思采著：風向

4 梅淑貞著：梅詩集

每冊定價馬幣二元

郵購地址：

TEH BOON CHOOI
317, Tanjung Tokong,
Penang.

五月出版社73年新書

子木著：白天的月亮（小說）（已出版）

流川著：流川論評集

牧羚奴著：牧羚奴詩集3

南子著：填河（散文）

謝清編：新小說集

謝清著：醉了，芒草（小說）

郵購處：

TAN HONG YEOW,
11, Lorong 27,
Geyland, Singapore 14.

蕉風文叢

尼金斯基日記（牧羚奴 郝小菲合譯）

閒思錄（黃潤岳著）

填鴨（完顏藉著）

點線隨筆（歹羊著）

湄公河詩集（拉笛夫著）

郵購地址：

CHAO FOON MONTHLY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文叢訂購辦法

- 叢書五本：「尼金斯基日記」 (定價一元)
 歹 羊著：「點·線隨筆」(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著：「填鴨」(定價一元四角)
 黃潤岳著：「閒思錄」：(定價一元)
 拉笛夫著：「湄公河」(定價一元)

■訂購辦法：

- 預約者請填寫下列表格，在書名前()內用△號劃出預約書目，連同應付價格同值的郵票寄交：

蕉風文叢收：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文叢訂購優待單

訂購者姓名	(中文) (英文)
訂購者地址	(英文)
訂購書籍：	點·線隨筆 冊 () 填鴨 冊 () 閒思錄 冊 () 湄公河 ()冊 () 尼金斯基日記 冊 () 全輯 四冊
價 格	上述叢書共_____冊 共計_____元_____角
備 註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二元八角，全年十二期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
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蕉風月刊 242 期 • 一九七三年四月號
